

中華民國十四年二月出版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章太炎先生主任

學界

太炎

第二期

第四冊

章太炎先生近著清建國別記出版

清代開國以前事多荒畧章太炎先生徧檢明實錄及明人著述多種以訂清官書之悠謬爲清建國別記八篇實考證清史者必讀之書也每册大洋半圓代售處本社上海中華書局及各大書坊

華國月刊第二期第四册目錄

圖畫

晉人書國志殘卷

黃小松佛手柑直幅

永瑤山水册

其三
其四

通論

綱紀篇

人羣須速普及佛化之建議

學術

與吳承仕論三體石經書

唐寫本尙書舜典釋文箋

釋賡

詞言通釋

但燾

唐大圓

章炳麟

吳承仕

吳承仕

鍾歆

原瀛

佛學叢論人鬼之辨 易與真如

文苑

孫氏遺書總序

現代民主政治序

詩錄一首

詩錄四首

詩錄六首

詩錄八首

詩錄二首

詩錄二首

詩錄二首

詞錄二首

二

金兆鑾

唐大圓

宋慈褒

章炳麟

章炳麟

孫景賢

汪榮寶

陶鏞

唐大圓

黃侃

汪東

況周頤

詞錄四首

陳衡恪

詞錄一首

黃侃

雜著

法學卮言

但燾

錄別

國壽錄

通訊

四川灌縣旬期講學會來書

吳檢齋來書

徐仁甫來書

餘興

小慧錄

寅君

第二期第三册校勘記



黃小松佛手立軸



蒲圻但君植之藏

青豆同雪白牛露地春洋一椀根培風簾半卷芳氣說燒燄不比金仙十二瓶珠露倒
 瀉初盤盤似此底如心鹿女裝衣踏花看圓官接遠皮烏衣故說香穠初安勝甘苦乳時
 嫩攪攪極摸到六樹三千津果燒躡插一箱寒穠酥片給香永散分配小瓶圖余素不知為
 乳時在子秋乳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
 蒲圻但君植之藏

但君植之藏

黃小松

清皇子永瑤山水册之三



清皇子永瑔山水册之四



永瑔畫



通論

黃侃



綱紀篇

但 燾

白虎通曰。綱張也。紀理也。大綱小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丘濬謂綱紀以網罟爲喻。綱爲網之大。紀爲網中絲縷之目。譬之朝廷行事。舉大者則小者自隨。貴乎能振肅之而已。按禮記以君臣父子爲紀綱。今無君臣而上下之分。家族之制不能泯迹。則所謂紀綱仍無以大異於昔所云也。韓愈謂善治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而察其綱紀之理亂。朱文公謂紀綱者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然紀綱之所以振。則以宰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己照臨於上。以進賢退不肖。賞善刑惡。紀綱既正。則天下之人各自矜奮。更相勸勉。不待黜陟賞罰加於其身。而禮義之風。廉恥之俗。爲之丕變。二公之言。誠爲治之龜鑑也。中夏儒家之治。以仁義爲紀綱。唐虞之盛。殷周之業。皆已試之成效也。道家之治。以柔退清靜爲紀綱。君人南面之術也。法家之治。以法令賞罰爲紀綱。明罰敕法其所長也。名家之治。以正名控實爲紀綱。正百物。敘尊卑。列貴賤。使無相僭濫其所長也。墨家之治。以強本節用爲紀綱。賞儉兼愛其所長也。各有短長。而要以儒家爲中庸。民國之治。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

推讓非儒家也。爲政者怙惡樂禍。不奪不厭。爲教者迂誕譎怪。異俗爲高。非道家也。以威劫上。以殘忍臨下。敵屣法令。貿亂是非。非法家也。剝民自肥。政以賄成。取盡錙銖。用如泥沙。非墨家也。爲政者殘害忠信。覆邦亂家。有類縱橫家。爲教者雜錯漫羨。無所指歸。有類雜家。武夫恣情逞欲。合則聯盟。拂則相并。設變詐而滅仁義。則又兵家之末流也。丘濬謂漢以規模爲紀綱。唐以法令爲紀綱。宋以禮樂爲紀綱。惟有明分王諸王而制郡縣於其中。可無外重之患。廢宰相而設六卿。可無內重之憂。文官不封公侯。懼爵賞之濫及。藩鎮不許專殺。恐刑罰之無辜。朝政外事不預於宮禁。而家法正。政權兵柄不歸於近習。而弊習塞。此明一代紀綱之大凡。夷考其末流。親藩孱弱。失所屏藩。文臣不知兵守長。不勤撫字。而流寇坐大。閹寺干政。監軍明遂以亡。何得於前而失於後也。民國草創之初。規模旣無。可言一切法令。雜采遠西。無所折衷。設官分職。具員而已。雖有宰執。同於臺隸。論道之官。師友之選。寂焉無聞。又無前代御史糾察之職。給事中封駁之司。紀綱烏得而理也。今國號民主。政屬共和。而姦謀詭計。盜竊兵柄。效法莽操者。未嘗無其人。儉邪罔上。貿亂黑白。把持政柄。殘害忠良。如盧杞。李林甫者。未嘗無其人。昔有宦官伶人。下流所歸。其惡易見。今則專閹開府之夫。皆有近戚。佞幸出入。臥闈操持。陰私其人。或自命清流。粗曉外事。或略曉文辭。

旁通名法外託士林內操閹宦伶人之術鼠因社固狐託虎威或據六卿之任或當機要之衝不能謂民國無外戚恩倖也割地稱雄盜兵自衛生殺與奪莫予敢違不能謂民國無藩鎮也國之主權獨裁政體在於一人民主政體或在於齊民或在於政黨國會或在於內閣或在於行政首長要之主持之者必稟大公至正之心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城鄉市鎮統於縣縣統於省省統於臺諫宰執宰執聽命於元首元首聽命於民衆元首之易置民衆主之元首稟民意以出號令統衆職而紀綱於是乎立今政出私門不稟民意士夫之嗜利無恥者陰結武人爲黨援所喜加諸膝所惡墜諸淵交通貨賄所盜者民衆之財也命相置將所竊者民衆之柄也號令黜陟不徇民衆之好惡而出於一二人之喜怒非獨壞民國之紀綱而已乃并民國所以立紀綱者而壞之夫民國之名分民衆爲主人而百僚爲公僕行政首長宰執爲民衆守此名分稟公意以爲賞罰黜陟者也莊公十八年虢公晉侯朝王惠王於玉馬之數不爲之降殺呂祖謙謂侯假公之禮則公亦思假王之禮後晉文公果有請隧之舉實惠王有以啟其僭心唐肅宗時平盧節度使王元志卒上遣中使往撫慰將士就察軍士所欲立者授以旌節李懷玉殺元志之子推侯希逸爲軍使朝廷以希逸爲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司馬溫公謂肅宗遭唐中衰幸而復國

宜正上下之禮。以綱紀四方。乃儉一時之安。不思永久之患。毋問賢愚。惟其所欲。至於偏裨逐殺主帥。亦不加罪。始則士卒凌偏裨。繼則偏裨凌將帥。終則將帥凌天子。此自然之勢也。民國自袁氏以來。當國者濫以名位予其厮養。走卒專閫。不已。至於開府兼圻。其有強項立異者。則嗾使士卒偏裨。去之。浸假而士卒逐偏裨。偏裨逐將帥。將帥逼逐總統。土地財賦爲其私物。生殺與奪由其喜怒。易置宰執。百僚如弈棋。烏乎可也。漢高祖斬丁公。司馬溫公謂高祖網羅豪傑。招亡納叛。亦已多矣。獨於斬丁公一舉。能斷以大義。今之長人者。教猱升木。曾一慮及名分。一破禍將已及乎。夫治者非一日而治。而亂者非一日而亂。皆有所積。積之久。則不可以遽反。勢之未成。中才可以挽救。勢之已亂。智者不能見功。德均則衆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勝。愚水能勝火。非一升之水可灌一林之火也。食所以爲肥也。一飯而問奚若。則皆笑之。今人以儒術名法爲無效。而紀綱不立。皆一飯而問奚若者也。今民國之紀綱。爲法漢唐乎。爲法宋明乎。爲法美法乎。爲法俄德乎。爲德禮乎。爲刑政乎。執柄政者而問之。不能答也。夫存危而治亂。雖智者不能。而偶時趨俗。雖愚有餘。此所以述主義。祖學說者衆。而國脈愈危。民生益苦也。

人羣須速普及佛化之建議

唐大圓

自歐戰告終。一般哲學家知物競天擇等說不可恃。多轉而究東方之文化。以乞靈於佛法者。不可勝數。中國自民憲未成。海內雲擾。政學軍警各界。有卓識者。往往就政治而談佛法。藉學校而研性相。對軍旅而說慈悲。向警察而念彌陀。雖未必盡能徹底覺悟。亦大有風雨鷄鳴之概。至農工商界。或遭戰禍之蹂躪。或經土匪之劫掠。其茹苦飲痛。翻然悟人事非常者。亦每思皈依得救。雖如俗諺所云。急來抱佛脚。然亦實種善根。不可謂非離苦得樂之佳兆也。尤可異者。今日號爲最時髦之新青年。常志大宇宙。勇邁今古。談西歐之文化。辨似懸河。企國家之改造。熱如薪火。亦乃春雷一震。夢醒尤速。遂棄往昔之顛倒。作佛化之運動。如北京平民大學。張宗載。甯達蘊等。既組織佛化新青年會。發行月刊。入彀者衆。今又籌備世界佛化宣傳隊。以圖自東徂西。傳播全球。則佛力之不可思議。殆沛然而莫之能禦矣。縱有二三趨迷不返。負固不回者。亦因一時障深慧淺。無能自拔。或無人指導。醉夢難醒。今爲一一抉其利弊。願一切見者聞者。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一者談政事者疑佛明出世。消極爲懷。無與世事。不知佛爲天人師。亦號世間解。其研法理。不離世間。其行教化。兼濟人天。後世縱有捨棄人事。專求出世。形同隱遯者。由其未明正法。或僅執小乘之一部分。若真正之大乘佛法。則六度萬行。自利利他。救世愛國。未有若此之積極者。消極云乎哉。

二者談教育者疑佛言虛無寂滅。與今日實利主義物質文明等相背而馳。難以應社會之需求。不知佛說五明。曰內明。聲明。因明。醫方明。工巧明等。世間隨人事所應爲者。佛法無不一通。達盡其所長。兼收並蓄。以言實利。則無有實於此者。以言文明。則明物質而復兼有精神矣。

三者談哲學者厭故喜新。競新好奇。聞康德達爾文一語。如獲拱璧。聽羅素杜威一言。似奉玉律。醉心歐化。馳求若狂。其勢非盡棄東亞古學。且竭力撲滅之不可。不知渤海伯之智者。不足以語大海。逐鷲鳩之游者。未足以測鯤鵬。今若暫輟哲理。進求佛家小乘之一切。有部。則知康德達爾文之智。皆不啻螢火之比。日月更研大乘法相。唯識之義。則知羅素杜威等說。直是意想卜度。無殊寢語。古人有言。學然後知不足。吾願研究哲學者。不可不登高遠矚。取法乎上矣。

四者談科學者以耳聞目見爲絕對之經驗。由此經驗準度世間萬事萬物。分析原理。製爲器械。

以利用厚生。自以爲世間實事求是。造福利羣。無有過於此者。不知世人之見聞有限。宇宙之事。理無窮。雖能制器尙象。以利其色身。不過以毒攻毒。爲苟且偷安之計。實則從人間見聞覺知。以上更有無上菩提。實能兼利心身者。則稍有智慧者流。應豁然猛省。不能堅執敝帚而棄黃金矣。五者、鄉間村學。究道聽塗說。或猶拾程朱之唾餘。作韓歐之奴隸。以儒者倫常等說。斥佛法爲異端。自既墮落。又禁後學不許談佛法。此宜大聲疾呼。直告以佛有四衆子弟。比丘比丘尼二衆。雖出家專學。而居士男女二衆。在家兼修。仍全具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等倫。而於齊家治國諸法。豪無障礙。至程朱外。雖以仁義等言。張其門面。而內實吸取禪理。以爲玄秘。試察彼等語錄。自可得言外意。古人所謂英雄欺人。今之頑固愚人。往往被古人所欺。而大惑不解。亦佛經所云可憐愍者已。

六者、亦有讀書謹行。鄉黨自好之流。或知崇仰佛法。時亦稱道。惟憚其精微奧妙。雖不謗佛。亦不敢學佛。此宜告以佛有無量方便。教開三乘法。有八萬四千。但肯習學。則三根普被。不獨人類。雖至愚如畜生。至苦如地獄。皆可隨學而離苦得樂。汝若憚艱難。正宜修學淨土。但念彌陀。則橫超三界。至簡至易。何所爲而不可邪。

七者。亦有粗具辯聰。思務高遠者。見學佛人。但念彌陀。以爲此但誘婦稚。了無深趣。如是則應示以唯識之微細分析。因明之無礙辯才。更導以華嚴法界等。以折服其狹量褊心。勢必如龍樹忽入龍宮。縱觀經藏。嗒然自失。則無論若何之貢高我慢。未有不投誠皈依者已。

八者。農工商賈。各有職業。日出而作。夜不遑息。或疑學佛則荒廢其業。難謀生活。此亦不然。佛示生人間。事事不離世務。又說八正道而正業爲重。今學佛者。卽就各人正業。改良如法。斯謂之佛法。惟屠獵等邪命生活。不獨佛垂禁戒。亦世間正人君子所不爲者矣。

九者。或貪得名位。爲交游光寵。或厚擁資財。而受用自在。因恐學佛則持齋守戒。必減少現受快樂。以此遲遲不進。是亦不然。佛法最近人情。亦極融通。量力而行。初但持殺盜淫妄酒等五戒。或僅持一戒二戒。及持月齋日戒。如猶不能。卽不持齋戒。祇皈依三寶。止惡行善。隨遇而安。如是不獨於現在欲樂。毫不減少。且因行善得福。反增無限快樂。書云。作僞心勞日拙。作德心逸日休。世人作僞。本極勞苦。以迷而不自覺。孰知彼作德者。以心逸。故更有無窮之樂。惜乎不足與門外漢言也。

十者。或疑學佛爲了生死。求出世間。乃英雄末路。中年以後所有事。非當施於青年輩。此亦大謬。

夫。生。死。之。來。不。問。老。少。出。世。之。法。從。入。世。起。且。佛。化。之。人。乘。皆。不。外。就。日。用。常。行。納。諸。道。德。正。軌。若。不。自。幼。時。培。其。根。柢。待。至。老。大。積。習。已。成。欲。改。未。由。故。佛。菩。薩。每。現。童。男。童。女。身。以。度。衆。生。如。華。嚴。經。說。善。財。童。子。五。十。三。參。法。華。經。說。龍。女。八。歲。成。佛。豈。必。定。待。至。老。且。恐。未。至。老。而。時。亦。不。及。待。矣。

十一、或疑雖欲學佛亦必衣食贍足不待營謀始得安然修諸善法否則衣食不足安能布施利人。身家多累何堪輒言修道此乃迷妄之尤者。夫衣食豐足者貪享快樂更難發修行之心。家產饒裕者家累亦增豈復有謀道之望。汝應知貧困多累皆因前生末修今生正宜強修以補其缺。且藉貧時苦修功德易立。經言貧者施少較富者多施之功大若及此不爲則將來墮落更何堪言。經云人身難得佛法難聞凡屬含靈不可不猛省已。

上來所說略就世間迷昧懷疑未卽學佛者以解其利病始知世間一切法無非佛法。士農工商等所行一切事無不可爲佛事。一切土地人民所積國家社會無非佛之說法。道場外道九流諸子百家一切學術思想無非佛法之支派。末流況仰觀俯察橫矚中外大勢所趨將盡集中於佛化。然則論今日之時勢實無一人不可學佛亦無一人不當學佛直可云佛化家佛化國乃至佛

化社會。佛化世界。終無有一人一物能逃出佛化範圍之外者。是故我敢正告國人曰。無大無小。無老無幼。無男無女。無貴無賤。其必朗然大悟。速起學佛。捷足登先。勿落人後。無毫釐之隔礙。有萬利而無一弊。如是。佛化將普及。大圓隨喜。亦敬爲國人說一普及之方便。曷試行之。

一者改普通之習慣。由總統起。令全國人民家龕皆供畫佛一軸。以示皈依。官廳祀祠。佛象居上。官民一切紅白慶弔。祭神必易供佛。開筵禁不殺生。如是形式改變。復令朝野宏開講演。闡明佛理。以慰其心。此移風易俗之道。亦國家轉危爲安之大機會矣。

二者教育之改良。一切科學。適應時需者。均爲提獎。但必自國民小學至大學。視學校之程度。加入相當之佛學一科。使其漸漸變化。氣質蔚爲國棟。小學但說五戒十善等。中學加佛學綱要。大學加研唯識。因明及華嚴法界。以擴其識量。至時間之多少。教科之應用。可隨各校之情狀審定之。

三僧俗之區分。僧因出家究無上大道。勢必住寺。住寺必有所事。老者但參禪念佛等。就近乞食。以行教化。少壯者除學教宗外。尤必耕種或兼工業。以符百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旨。各省縣建立佛教總分會。由官廳監督。每歲考校僧徒。能持佛戒不缺者。準爲僧。不能者。勒令還俗。或還

爲居士許其蓄妻食肉。若齒列僧數。則決不許。近人有主張僧可於寺外立家蓄妻子。但逢月齋上寺共修者。如此則與居士何別。旣行同居士而復別立比丘名目。不獨無謂而且缺三寶之一壞亂正法。至居士本在兼融俗法。齋戒皆隨各人志願。能精持更善。不持亦聽之。但望依佛教法衆善奉行。不必事事求備。以是義故。僧數可少。以示崇重。居士宜多。以期普及也。

上所論義。僅就素懷畧舉所知。率爾操觚。謬誤時有。遺漏必多。尙望海內外諸善知識。匡謬正誤。并補所未言。共維正法。使此五濁惡世。速生蓮花。煩惱苦海。定化極樂。則大圓與諸仁者。及一切有情。同遊於七寶莊嚴。光天化日之中。未始非文學般若之功矣。



改訂

術

太炎



與弟子吳承仕論三體石經書

章炳麟



親齋足下。來書稱徐君曾赴洛陽。得熹平石經正始石經殘片。所摹熹平殘片。其迹近真。正始殘片。不知何似。前歲之冬。石經既出。隨有僞作殘片者。自洛陽來。僕因與原石相比。往往取三四字摹刻之。以是不信。隨有僞作三體。以品字式作之者。其篆體肥俗。或疑爲宋時嘉祐石經。然此不應出於洛陽。且行列亦不合。決知其僞。乃羅振玉王國維等尙信之。豈真不辨篆法工拙邪。蓋習于好奇。雖僞者必切之也。僕意除丁氏所得者。及朱圻塔村所得二石外。如有殘餘。必其篆法瘦逸。而又非在曾得之石之中者。且其文義可讀者。然後始信爲真。不知徐君所得。亦有合于斯例乎。暇問之。則可知也。再者。正始石經。古文依壁中。張蒼原本。隸書依漢儒定。讀篆乃依隸書之。而春秋公羊。先立學官。左氏至賈景伯。乃以三家經攷校。異同。往往改左氏古經。以從二家。如古文敗速。篆隸作敗績。古文穀葛膚。篆隸作介葛盧。皆左氏先師讀從二家也。傳例大崩。曰敗績。大崩者。車覆轍亂。行列敗壞之謂。故曰敗速。即迹非出

師不功之義也。敔乃隸字。葛盧解鳥獸之言是為夷。隸首長故書其官。其國則猶牧場。馬苑之流亦名曰隸。敔從示聲。斂入喉則讀如心。祁等字夷音稍轉則如介。夏人讀之或如計。介根漢地理志作計斤春秋讀音可從主人而簡書必依王制也。尙書師讀多依馬氏。邈讀繇。不作為蒲讀崇是也。此種文例非素涉經學者雖作偽亦易勘破。勿與賤儒言之恐彼因是作偽。僕前作三體石經攷近又增修足下所云脣卽等字者亦已依用。又如君爽篇禮陟配天古文作𠄎篆文作𠄎並从尸。與說文从己異。按從己聲義皆遠。配訓酒色。岳為色省。蓋說文小篆之正。今本或由淺人妄改。爾無逸篇不寬綽厥心。綽字隸作紹。古文雖泐尙存左旁彳字。即說文古文紹作𠄎者。詩常武匪紹匪游箋訓紹為緩。說文紹一曰緊糾若從鄭義但謂心不寬緩若從許義則謂心無張弛二義皆通。而作綽者與紹聲義相類。乃後師所讀耳。以上並已補入。繕寫亦就。並以告君。此問起居康勝。章炳麟白。十三年九月三十日。

第二書

親齋足下。兩接手書。云將唐本堯典釋文補正。僕先亦有志爲之。以僞書不足邵。故未著筆。吳之疏漏。如匸字明見賈昌朝羣經音辨。而不知引此類甚多。補苴成就。非難事也。以三體石經相校。僞古文相類者多。蓋其本出于鄭沖。沖于文帝時已仕。則石經之立。其所親見。因是作僞亦多。取于石經。是以東晉獻書時。人不疑其妄。段若膺未見三體石經。乃謂當時馬鄭古文尙在。安能故作奇詭。以啓人疑。由今觀之。馬鄭皆稱古文。而文字多異。蓋皆其訓讀之字。若原本則盡依壁經。斷無歧異之理。恐當時說經與宋人鐘鼎款識相近。首列摹本。次列真書。後列釋文。行款雖不必同。而三者必皆完備。摹本者卽逡寫壁經也。真書者卽以己意訓讀之本也。釋文者卽己所作傳注也。是故馬鄭本見于經典釋文者。皆其訓讀之本。而非逡寫壁經之本也。東晉之時。馬鄭所逡寫者已亡。然尙知訓讀之本。非真壁經。而梅氏所獻多與石經相會。是以信之不疑耳。足下於石經所疑數事。今答于右。

一、寧之作。淵如已疑其譌。由今思之。人之所安。衣食居處。妃匹而已。安從。從女。

居處也。妃匹也。寧從宀。從皿。居處也。食也。古文寧作。從衣。衣也。且衣字象覆二人。則兼妃匹之意。衣者依也。有所依則安。與安等之義相會。安得改爲。形以就小篆邪。

二、割之作劬。石經祇見劬。廕之文。篆隸作割。殷而僞古文方割。集韻引割申勸。皆作劬。僕謂全爲奇字。倉說文有明證。汗簡刃部引孫強說。劬爲創字。形聲皆合。刀刃古文相變耳。此劬實古文創字。非古文割字。割殷言割絕。創殷言懲創。義本兩通。若方割之割。則訓害說文。害傷也。傷創也。亦傷也。或作創。然則方創。方割字異。而訓同。爾疑壁經自爲創。今文自爲割。漢師讀壁經。遂誤。切劬爲割字。石經篆隸例依師讀。故不能破也。然漢師誤。切而孫強獨能正之。可謂千慮一得矣。

三、逸之作贛。從牀。爲古文漿。是矣。若謂多卽有字。則上耑與八絕殊。愚謂上耑乃兔頭。此仍兔字。從肉者。猶龍能豚之從肉。爾從牀。從逸。省聲。是爲泆字。

四、殷之作廕。足下說爲等字。最合。廕者倚也。倚者依也。等者有所依據也。從爪。從又。

從疒爲等字義甚埒。

五温之作𤇗左旁上崑自是西字從又西聲之字雖未見然或爲𤇗古文或爲𤇗皆

不可知西聲收入喉音有𤇗闔煙諸字其與温𤇗修小別耳温字爲地名者說文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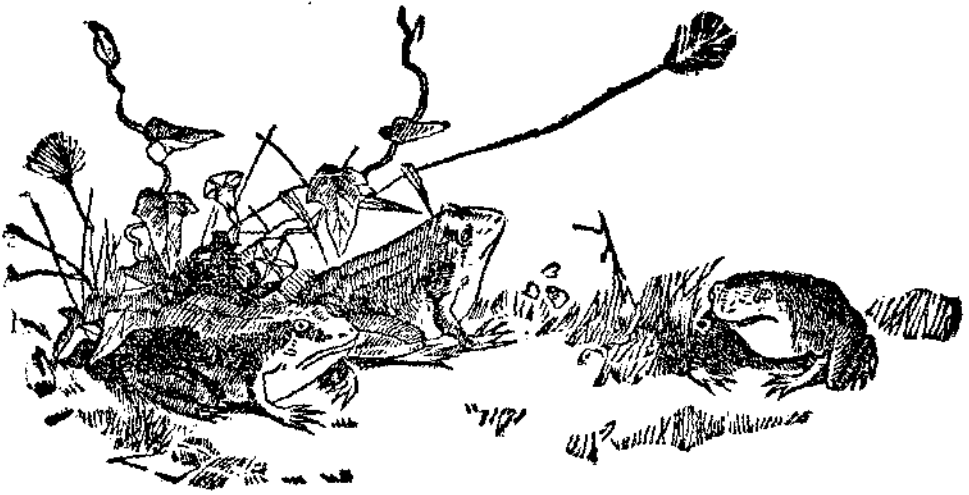
其本字此從邑𤇗聲雖未知𤇗爲何字然聲音必可知矣

六戚之作𤇗重高相𤇗恐古文就字說文就高也從𤇗就聲者或卽今之𤇗字或爲𤇗字

故用爲戚地名無正字書般庚保后胥高必是𤇗之壞字或聲音譌誤耳春秋二家

經不誤而今文尙書獨誤者以公穀由口授而伏生尙書多形誤也如腹腎與賢腸

與揚猶可云音誤腹與優則必爲形誤矣麟白十月十四日



唐寫本尙書舜典釋文箋續

吳承仕

埋 亡皆反第四十八條 少牢 詩照反第四十條 大昭 音泰第十條 祖迎

並如字與鄭注祭法不同第五十條 坎 本或作培苦感反第五十條 壇 徒丹反

第五十條 幽宗 如字第四十五條 雩 音于第五十條 宗 本或作禋音詠字

第六十條

今本無此九條。案王注以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說六宗並引祭法埋少牢於太昭祭時祖迎於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雩宗祭水旱六語以證之正義述祭法義竟又云王肅亦引彼文乃云禋于六宗此之謂矣祭法正義亦云王肅以此為六宗可知王注首述六宗之名次引祭法以定六宗之次終以禋于六宗此之謂矣一語結之偽傳采用王說而省其文句故開寶中重定釋文亦遂刪此九事吳氏又誤謂此九條為正義作音訓又案祭法釋文云相近依注讀為禳祈王肅作祖迎幽宗雩宗依注讀為祭王如字此鄭王異義也並與此文相應又案坎苦感

反。寫本摩滅不審。吳氏誤感為盛。亦非。又案釋文音詠字。字是衍文。

徧于 古遍字。第五十七條經文、

今本闕此條。案寫本古遍以下。漫漶不顯。疑當云古遍字。吳氏校作古遍反。失之。徧正字。通俗字。陸云古遍字者。隨俗言之。非漢人所云今古文。

楫 徐音集王云合也。馬云斂也。第六十條經文、

今本作楫。段玉裁曰。唐石經以下作輯。是衛包改也。字當作楫。從木亦非。案段說近之。從手從木。隸書形近通作。又案偽傳云輯斂。是舍王從馬也。而丁晏謂正義實用王注本。可謂失之眉睫矣。

同律 王云同齊同也。律六律也。馬云法也。鄭云同陰呂也。律陽律。第七十二條經文、

今本齊下無同字。陰上無同字。陽上無律字。案此經鄭與馬王異讀。鄭同律連文。協時。月正。日不絕。句王則以齊與協對文。成義正義既定。從偽傳。宋人又不解鄭讀。故改為陰呂。陽律則義無所施矣。而五帝本紀集解所引鄭注。亦有矯亂。段玉

裁已疑之矣。今檢寫本。適足證成段說。蓋鄭讀晦塞幾二千年。今始睹其本真也。

三帛 玄纁黃也。附庸諸侯之適子。公之孤所執也。馬云。三孤所執也。第七十八條經文。

適子 丁歷反。下同。第八十條注文。

今本無此二條。吳士鑑曰。適丁歷反。為孔疏作音訓。非傳注也。案釋文通例。先出本經。次出傳注。前條所用王注。明著諸侯適子之文。則後條之丁歷反。即為王注作音。而吳氏又誤。仍為孔疏。愚所未諭。

如五器 並依字。費黜云。鄭讀如音。乃箇反。第八十二條經文。

段玉裁曰。集韻如。乃箇切。若也。書曰。如五器。卒乃復。鄭康成讀。今釋文不載。蓋陳鄂刪之。鄭注尚書如者。以物相授與之言。故作音者。謂鄭讀乃箇切。案段說。鄭讀為陳鄂所刪。是也。然鄭以如為授與。其說甚迂。亦不審授與之義。何緣轉音。乃箇。集韻注。如若也。正義亦云。如若也。則乃個反。即若音之轉。斂則為如。侈則為若。若字。斂音乃箇反。侈則人者反。王引之讀如為方六七十。如五六十之如。文句比順。其說近是。頗疑。

費趙所述。丁度所錄。或別有所見。不足依據。授與義也。

禰 本又作祢。乃禮反。考廟。第九十條、注文、

今本無此條。案王注云。藝禰也。見前條釋文。吳氏又誤以王注為孔疏、

以旌 音精、第九十四條、注文、

今本無此條。案偽傳曰。功成則賜車服。以表顯其能用。皋陶謨。車服以庸。傳曰。以服旌其能用也。正義曰。賜車服以旌別其人功能事用。疑王注以旌之云。容與彼文近。

燕齊 音烟、下同、第九十七條、注文、下同、 遼遠 了彫反、第九十八條、

今本無此二條。案五帝本紀集解引馬融曰。燕齊遼遠。分燕置幽州。分齊為營州。

王注蓋用馬說。了彫反之了字、吳校誤闕、

形見 賢遍反、第一百五條、注文、

案正義引王肅云。言宥五刑。則正五刑見矣。此言流宥五刑。則典刑亦五可知。刑

傳寫譌作形。吳氏亦誤以王注爲孔疏、

苻 普卜反。徐敷卜反。字又作苻。注同。楚苻。第一百七條、經文、

案汗簡有苻字。云出古尚書。字當從竹仆聲。隸書艸竹多相亂也。頗疑古文扑自作苻。不必爲支之借。

贖刑 徐音樹刑。第一百九條、經文、

案上文刑字數見。不應於此始出之。其形從一從州。無以下筆。疑形字引長。首畫即變爲刑。故譌作刑。本非古文。寫者偶誤作此形。陸氏仅爲古文。故特出之。古文四聲韻引崔希裕纂古。形正作刑。可証纂古所收。即誤據尚書隸古定本。

坐不 才臥反。第一百十條、注文、

今本無此條。案五帝本紀集解引馬融曰。意善功惡。使出金贖罪。坐不戒慎者。疑王注與馬說大同。

災 本又作災。皆古灾字。害也。說文。災。籀文裁字也。灾。或裁字也。古文作秋。第一百十三條

文經

案隸續錄三體石經春秋桓公經御廩者。古文作彖。此作𠄎。唐寫殘本盤庚中以
思乃災。亦作𠄎。即彖形之譌。古文上聲。下形與說文古文秋同。四聲韻引華嶽碑
才作𠄎。此以筆勢相避。而到作之。則為彖矣。吳氏說為六朝後起字。失之。

元長 丁丈反。及下注同。第一百四十條、注文、

案偽傳云。元善之長。王則以長訓元。吳氏以善之長為是。二皆舊義。無庸校其是
非。

奮 弗運反。明也。第一百四十條、經文、

案五帝本紀集解引馬融。奮明也。偽傳奮起也。此文不言馬云。當是王注。蓋王注
多用馬說也。

餒 古飢字

案右旁作受。義不可說。四聲韻引裴光遠集綴作𠄎。籀韻作飢。疑飢之古文。或從

夫聲。故形近譌爲受。

滑 于八反。亂第一百七十條。經文、

案潛夫論志姓氏篇引作蠻夷滑夏。與寫本同。今本作猾。當是衛包所改。于八反。于當爲乎。篇韻滑猾字止有胡骨戶八等切。無與于八反相應者。是其證。

剽 疋妙反。說文曰。一曰劫人也。字林父召反。第一百七十三條。注文、

今本無此條。案僞傳羣行攻劫曰寇。王注自作攻剽。文異而義同。玄應一切經音義引范甯尚書集解曰。寇羣行攻剽者。蓋用王注舊文。

朝市 直遙反。第一百七十七條。注文、下同、 甸師 田遍反。第一百七十八條、

案正義云。馬鄭王三家皆以三就爲原野也。市朝也。甸師氏也。此爲王注作音。與僞傳不相應。故宋人妄刪之。吳氏誤以王注爲孔疏、

三處 昌慮反。第一百七十九條。注文、

吳士鑑曰。今本同。唯在大辟一條之下。此本偶誤。案僞傳云。行刑當就三處。大罪

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而王注則先言原野。市朝甸師氏。後以三處之文結之。故釋文出注次第異也。吳氏誤以偽傳校王注。則拘而鮮通矣。

復陳 扶又反。篇末注同。第一百八十一條、經文、

案王注復陳二字。其上下文云何。今難質言。下文分北三苗。正義引王肅曰。三苗之民有赦宥者。復不從化。不令相從。分北流之。此云篇末注同者。謂復不從化之復。亦音扶又反也。

女秩宗 本或作女作秩宗。作衍字。第一百九十一條、經文、

案說文。秩。積貌。積之必有次序。故引申為條秩。偽傳秩序也。五帝本紀集解引鄭玄曰。主次秩尊卑。說義並同。寫本作秩。形近而誤。馬敘倫謂此從示者。秩宗本字。其說未諦。

奪倫 如字。或作斂字。第二百七十一條、經文、

案新出熹平石經。堦表文。引書作無相奪論。石藏友人徐鴻寶處、公食大夫禮倫膚七。鄭注。

今文倫或作論。可證此經今文作論。古文作倫。

石 古作后磬。第二百九條、經文、

今本闕此條。吳士鑑曰。后磬當為石磬之譌。孔傳明云石磬也。孔疏亦云我擊其

石磬。蓋古本擊石下有磬字。吳說此、案說文石山石也。在厂之下。口象形。古銅器款

識或作后。類篇石古作后。說文磬古文作。經即從古文石之形。疑古文從戶。隸變

與小篆從厂同意。寫本又省作后。則形與后近矣。據鐘鼎字源、容此文云石。讀古

作后。句磬。句總擊石拊石而訓為磬。蓋鄭王偽孔所同。亦古來之達詁也。古書訓

釋之詞每省也。字傳寫者又隨應增省之。此其一例耳。若如吳氏所說古本當作

予擊石磬拊石。豈復成文。又據正義我擊其石磬一語。為古本石下有磬字之證。

獨不見正義下文有拊其石磬四字。是可怪也。不明句讀。遂成戲論矣。馬敘倫曰、

者、謂古文石作后、下有磬字、后即厚本字、從石、一指其厚、后磬猶石磬也、案馬說

后字、從石、從一、一指其厚、此本之黃生字、詰其是非、且置不論、就令后字從石、從

服不氏 周禮有其職。掌養禽獸。第二條、注、文、十

今本無此條。案五帝本紀集解引鄭玄曰。百獸服不氏所養者也。王注或與鄭義

同。

讒說 如字。注同。徐失銳反。第二條、注、文、下同、 殄 古文作弓。第二條、注、文、下同、

今本讒切韻士咸反。殄切韻徒典反。案釋文作於切韻前。今引切韻者。乃陳鄂等

爲之。

九共 音恭。王恭勇反。法也。馬同。九共。書篇名也。九九篇。第二條、注、文、下同、

吳士鑑曰。今本作王己勇反。此作恭勇。涉上文音恭而誤。案己恭同紐。昔人隨意

作之。寫本未誤。

釋膠

吳承仕

新出三體石經。多士。誕淫厥逸。無逸。于逸。古文並作膠。以其形聲難說。故玉篇切韻

汗簡古文四聲韻等。悉闕不載也。謹案膠。從𧇗。多聲。說文漿。古文作𧇗。從漿。與從水。

同意。古文從水之字、水皆橫作、如波海等字是。多疑有之。古文膠字之義。當與溢。洪二文相近。訓皆為過。

多士上文。大淫泆有辭。釋文云。泆又作侑。馬本作肩。盤庚予亦拙謀。作乃逸。唐寫卷

子殘本侑。其發有逸口。作侑。從人之字、北朝石刻及唐人手寫本、或改作彳、隨意為之、無義從也、唐寫尚書殘本、楊守敬舊藏、羅振玉轉寫。

皆即侑字。右旁作侑。不作有者。正以舊本右體有異。故變形以擬之。亦容先師寫古

為隸者。知小篆作有。古文自作多。故仍而不改也。從韻侑、古文作侑、正據舊本。壁中古文難識。漢

魏經師授受。各以聲義比近之字。易之。故馬本作肩。釋文或本作侑。孔本作泆。作逸

熹平。今文石經。作劬。母逸殘石其本字。並當為膠也。說文有。從肉。八聲。林義光曰。有。八不

同音。有之本義為碎。即儀禮醢醢肩臑之肩。從肉。八。八分也。文源卷十古文右上作𠂔。與

八異形。或與從八同意。或由寫刻有譌。或由石質漫漶。今亦不得妄說。然以聲類求

之。以各家異文校之。要爲有之古文。無可疑也。集韻類篇。逸古文作𦉑。蓋據摹本或傳寫隸古本爲之。唯誤肉爲力耳。餘形並與新出真本同。

案此篇當與太炎先生論三體石經書參看記者識

詞言通釋卷五

鍾 歌

如

說文十二下女部。如。從隨也。引申以爲相類相當之誼。

通作若。考工記梓人曰。毋或若女不甯侯。注。若如也。荀子不苟篇曰。民猶若未從也。非相篇曰。鄉則不若。注。並云。若如也。莊子德充符篇曰。與仲尼相若。釋文。若如也。文選東京賦曰。以莫己若也。薛注。若如也。若又訓或。釋詞曰。若猶或也。管子白心篇曰。夫若者何。若然者也。儀禮士昏禮記曰。若衣若笄。襄十一年左傳曰。若子若弟。又曰。君若能以玉帛綏晉。昭十三年傳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定四年傳曰。若聞蔡先衛信乎。隱四年公羊傳曰。公子翬恐若其言聞乎桓。若皆訓或也。

又通作乃。釋詞曰。乃猶若也。書般庚曰。女萬民乃不生。生。既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女罪疾。洛誥曰。女乃是不覆。乃惟不永哉。上乃字孟子公孫丑篇曰。乃所

願。則學孔子也。莊子盜跖篇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者。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爲。而殉其所不爲。則一也。乃字並與若同義。

又通作而。易象傳曰。用晦而明。虞注。而如也。詩都人士曰。垂帶而厲。鄭箋。而如也。齊策曰。而此者三。章注。而如也。孟子滕文公篇曰。九一而助。趙注。而如也。荀子仲尼篇曰。則至利。則善言。而不及也。注。而如也。史記屈賈傳曰。化變而嬗。索隱引章昭說。而如也。

又通作柰。釋詞曰。柰如也。晉語曰。柰吾君何。連言曰。柰何。書召誥曰。曷其柰何。弗敬。柰如也。柰何。或但謂之柰。淮南兵略篇曰。唯無形者。無可柰也。楊雄廷尉箴曰。惟虐惟殺。人莫予柰。柰卽柰何也。

又通作那。釋詞曰。那者。柰之轉也。魏志毋丘儉傳。注。載文欽與郭淮書曰。所向全勝。要那後無繼何。言柰後無繼何也。故廣雅曰。柰。那也。

又通作于。釋詞曰。于。猶如也。易繫辭傳曰。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

用終日。斷可識矣。是介于石。卽介如石也。故漢書汲黯傳曰。愚居安知市買長安中。而文史繩以爲闌出財物如邊關乎。史記如作于。字又作於。昭三年左傳曰。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莊子大宗師篇曰。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與翅。
晉同義。下於字訓如。燕策曰。且非獨於此也。於並與如同義。故漢書韓信長孺傳。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數所。新序善謀篇如作於。

又通作與。廣雅釋言曰。與如也。史記司馬相如傳曰。何與寡人。集解引郭璞說。與猶如也。漢書高帝紀曰。孰與仲多。注。與如也。文選報任少卿書曰。而世俗又不能與死節者次比。李注。與如也。

又通作猶。詩小星曰。寔命不猶。鼓鐘曰。其德不猶。毛傳並云。猶若也。周語曰。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注。猶若也。禮記內則曰。弟子猶歸器。注。猶若也。若如義同。故呂覽慎行篇。且自以爲猶宋也。注曰。猶如也。字亦作猷。爾雅釋言曰。猷若也。

又通作因。釋詞曰：因，猶也。楚策曰：王獨不見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俯啄蚊蟲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已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螻蟻食也。夫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已。案已字絕句，因是猶是也。已，語終詞也。言黃雀之自以爲無患，亦猶之蜻蛉也。下文曰：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已。夫黃鵠其小者也，蔡聖侯之事，因是已。義並與此同。

又通作爲。王念孫曰：爲，猶如也。晉語：叔向曰：荆若襲我，是自背其信而塞其忠也。爲此行也。荆敗我，諸侯必叛之。管子戒篇曰：夫江黃之國，近於楚，爲臣死乎？君必歸之楚而寄之。呂氏春秋長見篇曰：臣之御庶子鞅，願王以國聽之也。爲不能聽，勿使出境。韓子內儲說篇曰：王甚喜人之掩口也。爲見王，必掩口。秦策曰：爲我葬，必以魏子爲殉。如上爲字也。史記宋世家曰：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爲死終不治，不如去。凡言爲者，皆如也。

又通作云。王念孫曰。云猶如也。列子力命篇曰。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疾矣。不可諱。云至于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言如至于大病也。禮記檀弓篇。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文義正與此同。

又通作謂。王念孫曰。謂猶如也。柰也。齊策曰。雖惡於後。吾獨謂先生何乎。高注曰。謂猶柰也。漢書禮樂志郊祀歌曰。徧觀是邪。謂何。晉灼注曰。謂何。當如之何也。如之何。卽柰之何也。詩行露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言豈不欲夙夜而行。柰道中多露何哉。北門曰。天實爲之。謂之何哉。言柰之何也。節南山曰。赫赫師尹。不平謂何。言師尹爲政不平。其柰之何也。僖二十八年左傳曰。救而棄之。謂諸侯何。言柰諸侯何也。成二年傳曰。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言將柰君何也。十七年傳曰。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言其柰君何也。

寇即亮字

說文八下尻部。尻居未切。隸變作无。燎。事有不善言燎也。

通作[△]倬倬[△]。雙聲。說文一曰倬且也。字亦作[△]憖。玉篇引聲類曰倬且也。又作聊。廣雅釋詁曰聊且也。詩泉水曰聊與之謀。園有桃曰聊以行國。鄭箋並云聊且略之辭。素冠曰聊與子同歸兮。箋亦云聊且也。離騷曰聊逍遙以相羊。雲中君篇曰聊遨遊兮周章。王注並云聊且也。

曾

說文二上八部。曾。詞之舒也。从八。从日。囙聲。囙、窗古文。呂覽注。曾則也。

通作則。釋詞曰。則猶而也。莊子逍遙遊篇曰。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則已矣而已矣也。則亦訓乃。月令曰。豺乃祭獸戮禽。呂氏春秋季秋紀乃作則。又訓若。史記項羽紀曰。項王謂曹咎等曰。謹守成皋。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漢書項籍傳作卽漢欲挑戰。卽與則古字通。而同訓爲若。故史記高祖紀作若漢挑戰也。又通作卽。詩終風曰。願言則嚏。一切經音義引作願言卽嚏。是也。卽亦訓遂。釋詞曰。卽猶遂也。書西伯戡黎曰。殷之卽喪是也。又訓今。爾雅郭注曰。卽猶今也。

史記汲鄭傳曰。吾今召君矣。索隱曰。今猶卽今也。卽今聲轉。故項羽紀卽日因留沛公與飲。猶言卽今日也。卽則聲近。故字亦作則。漢書王莽傳曰。應聲滌地。則時成創。顏注曰。則時卽時也。又訓是釋詞曰。卽猶今人言卽是也。襄八左傳曰。非其父兄。卽其子弟是也。字亦作則。鄭語曰。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皆荆蠻戎狄之人也。非親則頑。不可入也。又訓若。漢書西南夷傳注曰。卽猶若也。僖二十三年左傳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史記晉世家作子卽反國。何以報寡人。昭七年傳曰。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孔子世家作吾卽沒。若必師之是也。

又通作斯。釋詞曰。斯猶則也。又訓維。詩采薇曰。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斯亦維也。猶韓奕曰。其殺維何。魚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也。

又通作茲。釋詞曰。茲猶斯也。昭七年左傳曰。三命茲益共。二十六年傳曰。若師可濟也。君而濟之。茲無敵矣。茲字並與斯同義。又茲爲承上起下之詞。昭元年左

傳曰。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是也。字或作滋。昭五年傳曰。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怠而忘其死亡。無日矣。是也。

曾。音曆又訓嘗。嘗本字。即尙。而讀小變。昭十二年左傳注曰。昆吾曾居許地。釋文。曾一本

作嘗。論語為政篇曰。曾是以為孝乎。皇疏。曾猶嘗也。釋詞曰。閔元年公羊傳曰。莊子存之時。樂曾淫於宮中。曾猶嘗也。

哉

說文二上口部。哉。言之間也。字亦作載。詩文王曰。陳錫哉周。毛傳曰。哉。載也。孔疏

曰。哉與載古字通。故載馳曰。載馳載驅。傳云。載。辭也。七月曰。春日載陽。湛露曰。在

宗載考。沔水曰。載飛載止。楚茨曰。皇尸載起。江漢曰。王心載寧。箋並云。載。則也。定

三年左傳曰。載祀六百。賈杜注並云。載。辭也。字亦作載。音載廣雅曰。載。詞也。石鼓

文曰。翻西翻北。是也。

通作且。秦策曰。城且拔矣。又曰。甘茂亡秦。且之秦。又曰。三國且去。注並云。且。將也。

呂覽音律篇曰。歲且更起。又曰。陽氣且泄。注並云。且將也。淮南時則訓曰。雷且將聲。高注亦云。且將也。

又通作將。廣雅釋言曰。將且也。詩簡兮曰。方將萬舞。谷風曰。將恐將懼。鄭箋並云。將且也。又論衡知實篇曰。將者且也。

又通作作。廣雅釋詁曰。作始也。詩駟傳曰。思馬斯作。毛傳作始也。釋詞曰。書皋陶謨曰。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禹貢曰。萊夷作牧。又沱潛既道。雲夢土作乂。作皆爲始是也。

哉。又爲語已詞。通作則。凡言何則。卽何哉也。亦作何也。秦策曰。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此何也。王旣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史記春申君傳。此何也。作何則。

又通作且。易夬曰。其行次且。釋文引馬注。且語助也。詩山有扶蘇曰。乃見狂且。傳且辭也。文選西京賦曰。其樂只且。李注。且辭也。

又通作斯。釋詞曰：斯，語已詞也。若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是也。又為語助。詩：螽斯曰：螽斯羽，小弁曰：鹿斯之奔，瓠葉曰：有兔斯首，斯字皆語助也。

噤

說文五上日部。噤，曾也。引詩曰：噤不畏明。字亦作噤，作噤，作慘。釋詞曰：爾雅：噤，曾也。郭注曰：發語辭。詩節南山曰：噤莫懲。嗟，毛傳曰：噤，曾也。釋文作噤。十月之交曰：胡憯莫懲。釋文：憯亦作慘。雲漢曰：憯不知其故。釋文亦作慘。是也。

噉

說文二上口部。噉，嗟也。三上言部。養，噉也。字亦作嗟。爾雅釋詁：舊注：嗟，楚人發語端也。小爾雅廣言曰：嗟，發聲也。易離曰：則大耋之嗟。王注：嗟，憂歎之辭。呂覽：知化篇曰：嗟乎。吳朝必生荆棘矣。注：嗟，歎辭也。又作噉。太元曰：夢時噉噉。注曰：噉，噉長歎也。故爾雅釋文引字林曰：噉，皆古嗟字。

嗟噉連言或作嗟茲，或作嗟子。釋詞曰：詩綢繆曰：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毛傳曰：

子兮者。嗟茲也。管子小稱篇曰。嗟茲乎。聖人之言長乎哉。秦策曰。嗟茲乎。司馬空。楚策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日至矣。書大傳曰。嗟茲乎。楊雄青州牧箴曰。嗟茲天。王是也。

此

說文二下部首。此止也。从止。从匕。引申爲指事之詞。老子王注曰。此今也。

通作斯。爾雅釋詁曰。斯此也。詩殷其雷曰。何斯違斯。傳斯此也。抑曰。斯言之玷。箋。斯此也。儀禮喪服記曰。君服斯服矣。注斯此也。文選鸚鵡賦曰。故每言而稱斯。注亦云。斯此也。又書君陳。斯謀斯猷。春秋繁露引作此謀此猷。

又通作鮮。黃以周說。鮮斯也。

又通作且。釋詞曰。且猶此也。今也。詩載芣曰。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毛傳曰。且此也。正義曰。今謂今時。則且亦今時。其實是一。而丁寧重言之耳。字亦作徂。書棗誓曰。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徂讀爲且。且今也。言今茲淮夷。徐戎並興也。

又通作已。釋詞曰。爾雅曰。已。此也。莊子齊物論篇曰。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已字承上文而言。言此而不知其然也。養生主篇曰。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言此而爲知者也。淮南道隱篇曰。已雖無除其患。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可陶冶而變化也。無不也。言此雖不除其患也。

些

說文二上口部。些。苛也。苛卽訶。引申以爲語詞。爾雅釋文曰。些。語餘聲也。字亦作

訾。漢書禮樂志曰。訾其何徠下。顏注。訾。嗟歎之辭也。亦作些。楚辭多以些爲語

詞。通作思。詩漢廣曰。不可求思。毛傳。思。辭也。僖二十二年左傳曰。天維顯思。杜注。

思。辭也。禮記中庸篇曰。矧可射思。又曰。神之格思。鄭注並云。思。辭也。此爲語已詞

也。又爲發聲。詩文王曰。思皇多士。毛傳。思。辭也。是也。又爲助語詞。周禮司市曰。上旌于

思次。可農注。是也。思。辭也。

又通作斯。詩小弁曰。弁彼鸞斯。釋文曰。斯。語辭。禮記文王世子篇曰。故父在斯爲

子鄭注。斯語辭也。

又通作所。釋詞曰。所。語助也。書無逸曰。烏呼君子。所其無逸。禮記檀弓曰。君毋所辱命。襄二十七年公羊傳曰。無所用盟。昭二十五年傳曰。君無所辱大禮。所。皆語詞也。

又通作率。釋詞曰。率。語助也。文選江賦引韓詩章句曰。聿。辭也。聿與率聲近而義同。書湯誓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勿協。君奭曰。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立政曰。亦越武王。率惟救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逸周書祭公篇曰。俾百僚乃心。率輔弼予一人。以上諸率字。皆語助耳。

彖

說文二上八部。彖。从意也。亦作遂。文選間居賦注引聲類曰。遂。从意也。

通作肆。書堯典曰。肆類于上帝。傳。肆。遂也。周禮鍾師曰。肆。夏呂叔王注。肆。遂也。宣十二年左傳曰。肆于時。夏杜注。肆。遂也。又書舜典。肆覲東后。史記五帝紀。作遂。覲

東后也。亦訓故。書大禹謨曰。肆予以爾衆士。太甲篇曰。肆嗣王丕承基緒。傳並云。肆。故也。釋詞曰。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史記魯世家。肆作故。詩絲曰。肆不殄厥愠。思齊曰。肆戎疾不殄。肆成人有德。抑曰。肆皇天弗尙。肆皆當訓爲故也。又通作率。詩思文曰。帝命率育。毛傳曰。率。用也。案率亦遂也。

原瀆續

金兆鑾

五刑沿革

古代刑名錯雜凌亂。不可猝理。名曰五刑。而時有變遷。別其種類。約爲四期。蚩尤作五虐。始爲劓。眚。剕。大辟。舜雖代以流放。至夏之時。卽襲蚩尤虐刑。以毒天下。故鄭康成曰。夏刑大辟二百。贖辟五百。宮辟五百。劓墨各千。隋藝文志夏后氏五刑有五。科條三千。楊子法言先知篇夏后肉辟。蓋五虐之刑。自舜代以流放。至是而盡復其舊。此叔向所謂夏有亂政而作九刑也。所不同者。蚩尤有劓刑。夏刑有贖辟。或曰。眚者。劓之誤也。殷受夏。周受殷。第改贖爲劓耳。故周官司刑曰。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其司厲職。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藁。是爲後世徒刑之始。而條狼氏曰。敢不關。鞭五百。則沿虞之鞭刑。故周於五刑外。又有鞭刑。徒刑曰斬。曰殺。曰焚。曰搏。曰辜。曰蹠。第爲大辟之等。統於殺罪之中。至於商之末造。有炮烙刑。秦有腰斬車裂抽脅鑿頂之刑。皆不在五刑中。命之曰非刑。漢高入咸陽。除秦苛法。兆民大悅。而大辟有三族之誅。先黥。劓。斬左右趾。笞殺。梟其首。菹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詛詈者。又先斫舌。謂之具五刑。以五刑併於一身。亦非刑也。然以是見周之五刑。至漢尙存劓。眚。剕。斬趾三種。可謂

爲肉刑時代。此爲一期。逮漢文時。感於綆繫之言。代肉刑以笞。後世以笞爲刑始此。曰髡。二歲刑也。曰完。四歲刑也。曰髡。以代黥也。是皆當時徒刑。合笞與殺爲五刑。此爲吾國刑律改革之一大關鍵。蓋自是以後。蚩尤五虐之刑。不見於世。人之犯法者。始免斷支體。刻肌膚。百世之下。人始得以全其身而不絕其類。孝文之功。偉於周穆矣。宮刑之廢。見於景帝元年之詔。其後張安世李延年司馬遷均罹是辟。或景帝廢之。而宣帝又復之歟。魏於髡完以外。有作。是爲居役。居役。猶今之監犯內役。漢之髡完。猶今監犯外役。城旦鬼薪白粲。則作業之分科也。晉梁二代。鮮所變更。北齊五刑曰杖。曰鞭。曰髡。曰流。曰死。五刑之中。有杖刑始此。此又爲一期也。隋之五刑。曰笞杖徒流死。雖其名目。漢魏以來有之。然漢之髡罪髡完。魏之居役。實皆徒刑。名異實同。徒眩耳目。隋始合之。統名爲徒。其知正名之道矣。自隋以前。流徒之刑。鞭笞兼用。數皆踰百。至隋始定爲笞刑。五。自十至於五十。杖刑。五。自六十至於百。徒刑。五。自一年至三年。流刑。三。自千里至三千里。死刑。二。絞斬。綜合前代刑名。別其異同。辨其輕重。差其等級。正名定律。縷析條分。古未有若此者。此歷唐至清。千數百年。而莫或能改也。宋於徒流之刑。兼決脊杖。徽異隋唐。胥吏兵卒。有配徙者。涅其面而刺之。則以身分而異。凌遲之刑。始見於遼史。宋熙寧後。亦偶用之。而不箸於刑統。刑統之五刑。仍爲

笞杖徒流死。則大體無增損也。清律並有凌遲梟示戮尸剝尸之刑。緣坐枷號鐵桿石墩諸名色。溢於五刑之外。亦可謂之非刑。此又一期也。清室末造。改爲罰金徒流遣死。此則溝通新舊。璧合東西。以爲憲典。今則廢止流遣。但有徒刑。其外輕則罰金。重則無期徒刑。死刑廢斬用絞。行之雖未久而與前代刑名迥異。故亦別爲一期。大抵時愈古者。刑愈殘忍。時愈近者。刑愈平易。非古宜重典。今尙輕刑也。進化之程則然。今又有以死刑爲不道。而以無期徒刑爲生命之墳墓者。見日本花井卓藏所著刑法俗論則將來之變遷。又大略可覩矣。

古無肉刑

斷支體。刻肌膚。使民宛轉呼號。求死而不得者。此蚩尤之虐刑也。故呂刑曰。苗民作五虐之刑。爰始淫爲劓。刵。椽。斲。鼻。刵。斷耳。椽。謂椽破陰。斲。謂羈斲人面。合之大辟。是曰五虐。應劭曰。蚩尤作亂。不用帝命。遂作五虐之刑。故顓頊哀矜庶戮之不幸。於是遏絕苗民。無世在下。唐堯病其深刻。於是清問知五虐。始於蚩尤。虞舜疾其凶殘。於是代以流放。故堯典曰。流宥五刑。五刑有服。杜佑通典下民鰥寡。有辭於苗。此鄭康成之說魏丁謚亦有言。肉刑在於蚩尤之代。而堯舜以流放代之。夫共鯀驩苗。在唐虞之世。稱爲四凶。而其刑僅止於流放。則唐虞無肉刑。大略可見矣。班固曰。五帝畫象。而人知禁。禹承堯舜之後。自

以德衰而制肉刑。孝經緯曰。五帝畫象。三王肉刑。似肉刑制於禹。顧史記索隱引尙書大傳云。夏后氏不殺不刑。死罪罰二千錕。死罪而僅有罰金。其無肉刑可知。攷之尙書伊訓篇。臣下不匡。其刑墨。此墨刑之見於書者。康誥曰。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又曰。非汝封。劓。劓人。無或劓人。此劓刑殺之見於書者。墨刑劓殺。五虐之刑。夏有其四。是殆班氏之說所根據。然伊訓。康誥。皆禹以後之書。安能據以為禹制肉刑之證。叔向曰。夏有亂政。而作九刑。通典曰。墨一。劓二。荆三。政之衰。歟。宮四。大辟五。又流六。贖七。鞭八。扑九。故曰九刑也。漢董仲舒對策。則謂殷人執五刑

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似五刑復於殷也。孫氏星衍又謂殷時始實用之。或復於夏。而殷始實行之歟。夏殷作於前。周承於後。皇風更遠。朴散淳離。犯骨傷肌。視若無覩。穆王享國百年。誠痛剝割之苦。迺命呂侯作刑。代以罰鍰。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劓辟疑赦。其罰惟倍。荆辟疑赦。其罰倍差。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大辟疑赦。其罰千鍰。而世衰俗薄。歷春秋至戰國。匪僅不能革。且從而甚之。於是抽脅鑿顛。車裂之刑。因時而起。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冤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不能全身。古今同慨。不有漢文。人類之廢久矣。其後宋之黥。梁之贖面。唐之斷趾。皆旋作旋廢。雖曰廢而復行。人心所慘。然非孝文之定識。定力。獨行於前。亦烏足以善其後也。

古無死刑

古無肉刑。古亦無死刑。或曰：黃帝禽殺蚩尤。史記五帝紀殺死刑也。不知兩族相爭，戰死常事，即使禽

而後殺，亦黃帝之軍法。非黃帝之刑法。或曰：書舜典：怙終賊刑。孔傳：賊，殺也。是怙終者有死刑也。

不知怙終賊刑，謂怙其姦邪，終身以為殘賊，則用刑之。舜典鄭注非謂怙終之人，迺用殺刑也。或曰：殺

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殺與殛皆死刑也。不知殛本作極。故魯頌閟宮：菀柳正義，皆引為極。極

窮也。孟子言極之於所往是也。又殛之本義，許書訓為殊。漢令蠻夷長有罪當殊之，謂殊方隔絕

也。則仍流放之意，未可以此謂為死刑。殺三苗之殺，為竄之假借。左氏昭七年傳曰：周公殺管叔

而蔡蔡叔。陸氏德明曰：蔡，說文作𦉰。𦉰，散之也。經典竄蔡殺𦉰四字，同音通用，皆謂流放之也。見

氏玉裁古文尚書撰異。是殺非專訓為死矣。春秋左氏傳曰：舜臣堯，賓於四門，流四凶族。史記曰：流共工於

幽陵，以變北狄。放讎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集解

引徐曰：變，一作變。蓋流放之，欲其變和四夷之風俗，不為困苦其身也。左氏史公多讀古書，其言

如此。古亦安有離身首之刑也哉。今泰西諸國，或已不用死刑。如意大利、荷蘭、那威、葡萄牙、俄羅斯等或擬廢死刑

誠見殘賊人道，於事無補。老子亦有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人命至重，立法者其三思之。

古重盟誓

草昧之民。常覺己外有物。其權力爲己所不及者。而致其敬畏。則鬼神尙矣。人羣散處。時有鬪爭。弱者受侮。無可赴愬。因愬之於鬼神。偶有一二事相值。强者猝遭意外。則以鬼神靈爽。時往來於人間。於是刑罰之權。移於冥漠之中。而盟詛之事起矣。九黎亂德之後。伯夷降典。折民惟刑。意謂折民邪妄。唯當示以禮刑。禮刑既立。而後邪妄可息。不知初民心理。適與之反。禮不可道。刑不可齊。而唯臨之以神。則戰栗無敢抗後之執政。知其愚昧。未可猝化。於是取之以輔教化之窮。此周官所以有司盟之職也。犯命者盟之。不信者詛之。盟大詛小。皆用之於獄訟。故曰有獄訟者。使之盟詛。墨子曰。昔者齊莊公之時。有王里國中里微二子者。訟三年而獄不斷。齊君以爲殺之恐不罪。釋之恐失有罪。乃使之人共一羊。盟於齊之神社。二子許諾。於是湍洳撼羊。而漉其血。讀王里國之辭。既終矣。讀中里微之辭。未半也。羊起而觸之。折其腳。祧神稟之。殪之盟所。夫以辭訟之事。聽命於神。執行於羊。由今觀之。鮮不愕眙。然而齊有社。燕有祖。宋有桑林。楚有雲夢。皆以神司其爭。未可謂墨子之無徵。蓋初民之治則然也。歐洲沙粟法典。有探手涓湯者。有試手烙鐵者。名曰火訊。罪人既經火訊。官囊其手而彌封之。滿三日開視。無爛痕者無罪。是其評斷曲直。皆憑於神。

無中外一矣。蘇公遇暴公之讒。則出此三物以詛爾斯。屈原遭子蘭之譖。則告五帝以折中。命皋陶而聽直。士夫猶頓首於鬼神。況於愚民。今西律有訟事。必使訟者先行宣誓。而後供辭。爲佐證者亦然。蓋猶利用斯民渾沌之心。俾其有所畏憚。而不敢於緣飾。夫以科學昌明之世。猶有盟言以求信語。況於邃古。故以媚神警人者。適見其昧於進化之迹也。雖然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直則一意祈神。故伯夷降典。不能革其俗。詐則自欺欺人。故白人宣誓。不能清訟源。然則處今之時。亦第修明法制。以一耳目可矣。

法始復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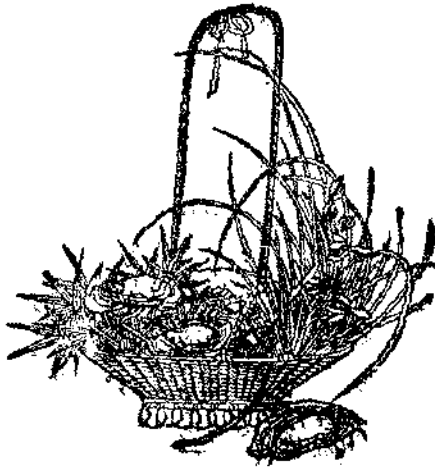
方人羣之進化也。始於置積。有置積而後有產業。有產業而後有掠奪。有掠奪而後有殺傷。有殺傷則弱者愬於神。强者愬於力。愬於神者。盟詛是也。愬於力者。復仇是也。齊襄復九世之仇。春秋大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周官曰。凡報仇者。書於土。殺之無罪。夫私人可以復仇。侵害國家之權。孰大於是。而古之人且從而提倡之。蓋刑罰未設。不聽其復仇。勢不可也。刑罰既設。積習相沿。欲革之而無由也。尋仇無已。而禍害益劇。不得已使書於土。此猶權宜之法。而未足以爲訓也。然以較之原始。則已進矣。原始之民。轉輾尋仇。其禍害亦無既也。而理官未置。刑罪未備。

聽之不可革之不能。其時宗之長老。邑之豪傑。亦必居間排解。以釋兩家之怨。試之而有效。於是組成國家之時。遂於理官以外。別設專官。以司其事。此古有調人之官也。調人之職。在於和難。有鬪怒者則成之。周官注曰。成和也。有過而殺傷人者。則成之。有殺人則使避之。和難之法不可攷。亦請怨家受緩釋仇而已。蓋初民思想徑直。據有刑之損害。而責其償金。其事亦顯而易亨也。而罰緩之法。遂託始於是。美人甄克思曰。刑罰之始。主於報仇。仇而無已。所傷實多。欲免其殘。乃有罰緩。故罰緩者。刑罰之初步也。其後五刑具備。罰緩之法。與爲終始。且唯罰緩之用爲大。故常以之代五刑。歐洲古法典。於罰緩之制。某罰某數。列以爲表。呂刑者。吾國古法典也。一篇之中。亦於罰緩獨爲詳盡。墨辟疑赦。其罰百鍰。荆辟疑赦。其罰唯倍。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大辟疑赦。其罰千鍰。此何異於歐洲法典之列表也。陶唐以前。書闕有間。不可攷矣。尋繹進化之程。甄氏之言。其非無據者乎。

古緣坐律

緣坐之律。始於商君。史記商君傳。匿姦者與降敵同罰。索隱案律降敵者。誅其身。沒其家。今匿姦也。周禮謂之疲民。以言懈怠不事之人。而貧者則糾舉而收錄。三代以前。無此法也。書甘誓。予則其妻子。沒爲官奴婢。又漢書刑法志。秦用商鞅造參夷之誅。

孥戮汝。說文無孥。孥本作奴。奴戮汝者。謂以奴辱汝也。論語箕子爲之奴。漢書欒布季布傳贊。奴戮苟活。鄭司農云。今之奴婢。古之罪人。是故甘誓之孥戮。應作奴戮。孔安國於甘誓釋爲辱及汝子。而於湯誓則云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孥戮。權以脅之。既云辱及汝子。則古有緣坐之法矣。又云罪不相及。權以脅之。是古無此法。而權以脅之矣。既無此法。而權以脅之。是國家以法欺罔恐喝其民。古先哲王。恐不如是。孔氏於古律。非有真知灼見。而以模稜之語。詮釋古籍。遂使後世緣坐之制。皆藉是爲口實。此誠誣我先哲。而生民之不幸也。晉郤芮食采於冀。號曰冀芮。與呂甥謀弑文公。依秦漢法當族誅也。然罪止及其身。并奪其邑而已。其子缺未聞從坐也。後卒爲卿。復與之冀。蓋罰弗及嗣。古之訓也。罪人以族。秦之殘也。以暴秦之法。而擬之於先聖。則解經者之過也。至於晉人盡殺欒氏之族。左氏襄二十三年傳。晉人克欒。盈於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乃諸大夫自相吞併。非法而有同族之誅也。以堯爲父。而有丹朱。以舜爲子。而有瞽瞍。以周公爲兄。而有管蔡。以柳下惠爲弟。而有盜跖。使法而有緣坐也。則堯舜周公柳下惠。皆不免於牽連矣。堯舜周公柳下惠。亦幸而不生於秦漢之後也。



佛學叢論

唐大圓

人鬼之辨

生死二字。義界難定。內典云。無而忽有曰生。自有至無曰滅。有位暫住曰住。住位變異曰異。此有爲法之四相。或約言三相曰生住滅。或復約之曰生滅。有生必滅。既滅必生。此之二相相續無間。名曰剎那。剎那相續幻現。四相或三。或二。成有爲法。此卽俗之所謂死。生亦本名是生。死者相雖有二。法體是一。呼此爲生命。彼爲死。亦可命彼爲生。呼此爲死。所以者何。徒名之轉。而實不轉。名者實之賓也。賓雖紛紜。而主不動。名雖衆多。而實非多。則甲名移乙。何傷於實。莊子曰。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又曰。死於此者。安知不動於彼。死此生彼。稍明剎那。略知名實矣。

今問以活動爲生。以不動爲死乎。則海中珊瑚。體卽動物。而常不動。應亦是死。飄風流水。體異禽鳥。而流行不息。應亦是生。且以儒家言。宇宙間物。不外陰陽二氣。二氣統於太極。太極動而生陽。陽極而靜則生陰。陰極復動亦生陽。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根卽太極。而太極卽動靜之樞紐。太極無時不動。則物無時不生。太極無時不靜。則物無時不死。太極無時不動。靜則物無時不生。死然

太極之動靜非世人所能視之動靜則世人所見之生死亦應非太極之陰陽太極之陰陽不可見則汝之以動靜分生死者妄也。

今復問言汝將以彼之有生機如草木等者爲生無生機如土石等爲死乎。卽復問言汝以能動作不能動作爲有生機與無生機乎。則如前破且草木不能自動則應無生機矣。或以能增長與不能增長爲有生機無生機乎。則雲作潮涌山峙石起等皆應有生機矣。或以土石等生機隱微不見人畜等生機顯著易知者是亦不然。內典云一切法之種皆藏於阿賴耶識中。由種子起現行。現行復熏種子。展轉熏習。或生或長。卽種與現行自類相生。如種生種。現生現。亦有增長義。則是心法無一無生機者。由心之相分發爲色法。則地水火風之四大而無外。然堅濕暖動之四大種爲地水火風之造色。種所依。堅濕暖動等大種起現行時。造色亦依之起現行。而生地水火風之四大。四大既攝一切物。皆有生機。則宇宙間應無一物無生機者。

或有詭避前難。復說今所云生死者。爲言有情物之有生機者爲生。有情物之無生機者爲死。若爾則汝之所云生死。非徧於有爲相。有爲法中。攝有情無情二物。若僅有情物。有生。死則應有情物有生滅。無情物無生滅。無生滅者是常住不滅。名無爲法。則汝之所謂無情物。應皆是無爲法。

無情物若皆是無爲法者則草木金石等應皆常住不滅今見草木金石等非常住不滅故汝之所云生死亦非生滅

然則生死之正義應云何曰一切諸法剎那生滅皆有生死非世人所能見世人所能見之生死實非生死亦非不生死說文繫傳曰人所歸爲鬼从儿白像鬼頭鬼陰氣殘害從人爾雅云鬼之言歸也韓詩外傳曰人死肉歸於土血歸於水骨歸於石也魂氣升於天其陰氣薄然獨存無所依也凡魂陽氣使人興行強梁發越陰氣制人使人止息湫底壅閉既死魂氣歸於天無陽故純陰底滯之氣著人爲害此言鬼爲人之所歸人死爲鬼如遠遊歸家遠遊歸家不過非生存於他鄉實則仍生存於其家未嘗死滅如是則人之死也不過出此家入彼家雖有異而人未嘗死其言人死肉歸於土血歸於水骨歸於石者如人方外遊持土水石三物而行歸卽釋置原處耳其言魂氣升天陰氣獨存者陰陽本是一氣以動靜而分曰陰與陽則如見歸家者休息不動謂爲陽氣升天而去見其靜狀謂爲陰氣獨存其實陰中伏陽陽中伏陰則人中伏鬼鬼中亦伏人也近見華國月刊載章太炎先生說鬼云禺爲母猴屬而禺頭與鬼頭同今所見猴亦衆矣以爲其頭似鬼則人所必不信畏字鬼頭而虎爪世亦未見其形也余以爲鬼頭既有形初造字時必不

謂是死者之靈。以聲求之。鬼與夔正相似。說文夔卽魑也。魑耗鬼也。東京賦曰。殘夔魑與罔象。夫以耗鬼爲夔。則鬼爲生物可知。魯語木石之怪夔罔兩。韋解或云夔一足。越人謂之山繅。富陽有之人面猴身能言。罔兩山精。效人聲而迷惑人。若然。夔面似人。其身似猴。是亦猴之屬。其能言則與狝狝相似也。禹頭似鬼。正謂與夔頭同。夔與罔兩同類。能迷惑人。故從人。史記秦始皇本紀。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楚辭有山鬼篇。素未知山鬼何物。讀杜甫有懷鄭十八司戶詩。言山鬼獨一脚。乃知山鬼卽夔。杜時蓋猶見古訓。楚辭稱山鬼窈窕慕人。含睇宜笑。正與罔兩迷惑人等。由此諸證。則知始造鬼字時。殆卽夔之或字。其後以死者之靈不可言狀。乃因怪物之名以命之。魂魄諸字。則字義引伸後所從出。古文又有魄字。則特爲死者之靈製文。要於鬼之初義無與也。山繅爲物。今貴州四川皆有之。聲如小兒。其足迹亦似人。民呼曰小神子。甚畏憚焉。誠所謂木石之怪者。古謂夔一足。或如鶴有兩脛。常縮其一。非眞一足也。更以說文鬼部之字證之。魑爲老精物。從彡象鬼毛。魑爲鬼服。魑因生物。是以得有毛。魑之爲鬼服。則楚辭所謂帶薜荔披女蘿者。非死者之靈甚明。凡人年老則智勝而黠。物亦如之。老精物者。蓋非生而能然。山繅之初生。亦常猴而已矣。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其是之謂與。此證明鬼爲生物。非死物。可謂善巧方。

便。然。此。爲。世。之。不。達。佛。法。不。知。六。趣。輪。回。者。言。若。稍。讀。內。典。知。有。六。趣。者。則。應。悟。鬼。是。六。趣。之。一。與。天。人。阿。修。羅。畜。生。地。獄。等。五。趣。同。爲。衆。生。衆。生。者。能。生。甚。衆。或。衆。多。之。生。物。則。鬼。本。爲。衆。生。之。一。而。與。他。之。五。趣。同。爲。生。生。不。已。者。彼。以。人。死。爲。滅。無。有。或。更。疑。無。鬼。神。者。皆。所。謂。大。愚。不。靈。矣。且。易。言。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等。則。已。早。示。鬼。之。生。物。亦。有。情。狀。可。知。內。典。言。鬼。之。狀。尤。詳。謂。鬼。大。別。可。分。爲。三。種。九。類。一。無。財。鬼。又。分。爲。三。謂。於。口。中。常。出。猛。燄。者。曰。炬。口。鬼。頭。腹。如。山。咽。喉。如。針。者。曰。鍼。咽。鬼。口。如。臭。屍。者。曰。臭。口。鬼。二。少。財。鬼。又。分。三。種。身。毛。如。鍼。還。自。刺。身。出。血。而。食。者。曰。鍼。毛。鬼。身。毛。臭。穢。者。曰。臭。毛。鬼。項。中。有。瘻。以。手。抉。膿。還。自。食。者。曰。大。瘻。鬼。三。多。財。鬼。亦。分。爲。三。常。得。棄。食。者。曰。得。棄。鬼。恒。得。遺。失。之。食。者。曰。得。失。鬼。有。多。威。勢。者。曰。勢。力。鬼。此。又。分。三。一。勇。健。似。暴。惡。之。貴。人。者。曰。夜。叉。鬼。二。可。畏。食。人。者。曰。羅。刹。鬼。三。啖。人。精。氣。者。曰。毘。舍。闍。鬼。太。炎。先。生。所。引。東。京。賦。之。夔。魑。罔。象。魯。語。木。石。之。怪。夔。罔。兩。等。或。是。別。物。或。是。勢。力。鬼。中。之。夜。叉。羅。刹。等。不。可。定。說。何。以。故。以。此。爲。生。物。鬼。不。鬼。俱。無。違。故。其。引。楚。辭。山。鬼。窈。窕。慕。人。含。睇。宜。笑。等。正。似。毘。舍。闍。鬼。欲。啖。人。精。氣。之。狀。惟。此。等。勇。健。暴。惡。可。畏。食。人。故。中。國。故。書。言。夔。一。足。等。卽。狀。其。力。如。猛。獸。使。人。可。畏。也。惟。其。有。大。威。勢。啖。人。精。氣。故。亦。言。夔。魑。耗。鬼。越。人。謂。山。繚。迷。惑。人。黔。蜀。呼。

小神子可畏憚。乃至徐鍇說陰氣賊害等皆從是義引伸矣。

然此有勢力鬼。陰氣強盛能與人之陽強者鬪。或賊害人之陽衰者。現可畏狀。故故書亦就所見而述其形。若無財鬼與少財鬼等。受報既苦。畏與人接。而人無從見其形。故書亦不言。多財類中之得棄鬼得失鬼等。受報非苦非樂。但得食卽已自足。無容與人多遇。如世間無業遊民。無毀無譽。故亦不見之載籍。至孔所祭鬼神。墨子所明之鬼。皆爲考妣等死後之靈。以祭祀表孝思。則不必言其狀。若左傳所載厲鬼報仇如被髮見野等。則爲戾氣互角。使人現見。

要之鬼者衆生之一也。非僅人死爲鬼。卽天趣阿修羅畜生趣地獄趣之四趣死者。皆可往生。鬼趣名爲鬼趣。衆生中國儒書不知六趣輪回。以爲人死之靈不滅。名之曰鬼。因造鬼字。從儿由像鬼頭。由類禺頭或畏頭。儿卽古人字。意謂鬼者人身禺首。是爲人死之靈所成。又復引伸爲魂魄字。或特製魄字以象死者之靈。孰知旣名曰靈。應無生死形。雖有死生而靈則不異。靈之入人趣。受生爲人。無異於人之入鬼趣。受生爲鬼。靈之捨人趣。不僅入鬼趣。尙可以往天修羅地獄畜生四趣。或仍還本人趣。靈之捨鬼趣。亦不僅入人趣。尙可以往天阿修羅畜生四趣。或仍還鬼趣。彼世人之所謂鬼靈者。或可當內典所云中有身。謂前有已滅。後有未得。於其中間受一短期之

身不在六趣之數。而彼中有七日一死一生。在非得後有身前。卽以此中有身生死相續。或一七得。或二三七得。極至七七。而中有身永滅。必得後有。此後有身。或爲鬼趣。或爲人趣。或他四趣。皆衆生類。世人不察。以靈與鬼混。亦卽以中有身與後有混。實乃以人與鬼混也。

雖然人與鬼本無判然義界。亦如人與畜無判然之義界。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亦可云人之所以異鬼者幾希。人與鬼所異之幾希。不過世人所立之陰陽。陰陽之分。不過動靜。動靜之不可定。生死已如前破。如云人必經一次靜而方爲鬼。則人之晝興爲人而夜臥亦應爲鬼。是人於數十年之間。久已經過幾百千次爲鬼矣。如以鬼陰賊險狠。使人不測。則今世陰賊險狠者。塞道有所作爲。多令難測。是舉世難覓一真正之人矣。今世惟皆不明人鬼義界。故或自墮鬼籙。而稱人爲鬼。或本爲鬼生活。而疑是人道。顛倒錯亂。咎由不知。如欲知人鬼義界。不致人貌鬼行者。必自明六趣輪回。始欲明六趣輪回了。達生死之根株。則必研尋內典而學佛。吾悲世人將多失人身。共入鬼趣。因船此慈航。以濟沈溺矣。

易與眞如

繫辭傳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夫兩儀四象八卦。皆爲所生。能生如兩

儀從太極生。四象從兩儀生。八卦從四象生。是名所生。而太極能生兩儀。兩儀能生四象。四象能生八卦。乃至由八卦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等。皆名能生。惟太極雖爲能生。不爲所生。故繫辭者特曰。易有太極。而不隨太極。等能生之例。云易生太極者。其言辭之善巧。真有不可思議之祕矣。匪獨文詞妙絕。亦足見中國造字之妙。今世談新學者。始或病中國文字不如拼音。欲改從英文。今復思改革文體。盡就歐化。曷弗一讀中國古籍。并審造字之原。如此文。言易有太極者。說文云。有不宜有也。春秋言日月有食之者。皆取不宜有之義。夫明明言有而復含不宜有之義。則今日歐美拼音文字。雖巧。恐亦鮮能有此。惟文字有此巧妙。所以中國故籍。每蘊勝義。非後人所能見。因之兩漢訓詁家。闡發微言。惟力是視。清乾嘉間。樸學昌明。如日中天。皆爲欲古德微言之能。昭著。惟海禁未開。見聞尙囿。又或放棄。宋人排撥。佛老胸量。窄狹。未能以微言引申大義。至近世。章君太炎。融貫東西。復通大乘。有所立義。眇合聖言。圓生也。晚竊亦以爲欲闡中華文化。鉤深而致之遠。必通小學。而拓之以唯識。庶鮮紕繆。差可以望集成也。

傍論已了。應申正義。頃歲王恩洋君作起信論料簡。云諸有不達真如義者。以聞真如爲諸法實性。故以聞真如常一故。便謂真如爲諸法體。能生萬法。王君本意。非斥起信不達真如義。斥世之

讚起信論者。誤會其文字。以不生者爲能生。蓋起信論之所云眞如。卽易之所云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惟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是二空所顯。不生不滅之眞如體。故不言生。太極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眞如爲一法界大法門體。而復有自體之相用。故不言生。太極而言有。太極雖有。太極而不宜有也。所以者何。易言太極卽起信論之所云阿賴耶識。亦名如來藏。亦名衆生心。三名一實。本含心眞如心生滅二門。眞如門是體。雖含空不空二義。空義不有。盡人皆知。不空義是有。不宜有。非深達內典法相及外書之小學。雖閉門思之十年。亦恐未之能知矣。至生滅門是其相用。復含覺不覺二義。覺義之本覺。卽法身報身應身等三身之還滅所從出。是卽太極中所含之乾。彖言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不言資生而言資始。知本覺堪爲三身之始。或卽三身而非是能生三身也。彖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亦是表三身之不思議用。非表本覺之能生用。不覺義之無明。能生三細六麤等之流轉。是卽太極中所含之坤。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不言資始而言資生。知坤實爲生滅之根本。依他緣他之法。從之顯現。故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明能厚載一切緣生之物也。太極中有乾與坤。一生一不生了。然明白。如起信云。依如來藏有生滅心轉。不生滅與生滅和合。非一非異。名阿賴耶識。亦了然明。

白。世。人。智。短。或。混。不。生。滅。法。爲。生。滅。法。遂。疑。眞。如。卽。阿。賴。耶。識。能。生。一。切。法。不。知。阿。賴。耶。識。中。有。眞。如。其。染。分。之。識。能。生。其。淨。分。之。眞。如。但。能。攝。攝。非。能。生。義。有。區。別。故。起。信。論。亦。云。此。識。有。二。種。義。謂。能。攝。一。切。法。能。生。一。切。法。

問曰。眞如徧一切處。若眞如但爲賴耶之一分。豈非不徧耶。印語呵人愚癡汝豈不聞契經說依他

緣生之法。俱有染淨二分。若就淨分言。卽名圓成實。亦卽起信論所云摩訶衍義。起信論以心眞如顯大乘體大。以心生滅顯大乘體相用大。言體大但云一切法眞如。在染在淨。性恆平等。未曾言生。言相大但云如來藏具足無量無邊性功德。亦非言生。及言用大。乃云能生一切世出世間善因果。如是不但不能生之眞如。徧卽能生之阿賴耶識。亦可言徧矣。

問曰。起信論料簡抉擇緣生義中云。諸緣生法能生所生。性必平等。凡能生者必爲所生。從餘生者俱可生餘。能生所生俱爲緣生故。今言太極但能生餘。不從餘生。豈非與緣生正理相違耶。曰。凡立一名。隨所用異。義亦有異。如起信之如來藏名。在詮大乘義時不言生。在詮生滅門義時亦可言生。太極亦然。對兩儀四象等緣生法言。則可云有能生所生。對易之非緣生法言。亦可云有能生無所生。宋人不善小學。未解名義之妙用。或欲於太極上更立無極。以顯不生之義。孰知太

極。本。含。此。生。不。生。義。卽。欲。表。不。生。義。已。有。易。之。一。名。若。更。立。無。極。則。是。頭。上。安。頭。或。易。卽。成。爲。無。用。之。增。語。矣。

問曰。易繫辭傳又自云生生之謂易。則汝云易之不生者。義亦不成。曰。易之爲名。亦含簡易變易。不易等三義。惟對太極言。恐濫於太極時。則僅取不易義。至繫辭言生生之易。猶取不易義之不生義。所以者何。列子有言。有生不生。不生者能生生。生者不能不生。此言有生不生。卽太極之是能生。非所生。言不生者能生。卽能生生之易。是不生。言生者不能不生。卽謂四象八卦等生滅之法。雖欲不生。有所不能。然言生是有爲法之本生相。生之生者是本生相後之隨生相。阿毘達摩俱舍論云。生住異滅四種本相。一一皆於生生住住異滅滅八法有用。其四隨相。一一但於生住異滅各自本相一法有用。四象等是本生相。故從他生。亦能生他。太極與易雖屬真如門。以隨有爲所顯。是隨生相。故太極能生四相。而非所生。或欲認爲所相。以爲從易所生。則亦是生不應生。故言易有以明有不宜有也。有不宜有。可云有有。故生不應生。亦可云生生。凡厥名句文。詮釋易與真如等。皆妙合無間。孰謂中國古德無大乘思想哉。



文

苑

麓

行



文錄二首

孫氏遺書總序

宋慈衷

同里籀頤先生。姓孫氏。諱詒讓。太僕寺卿紹聞公之哲嗣也。經明行修。望孚朝野。以薦爲禮學館總纂。兼任學部二等諮議官。光緒三十四年六月。疾卒。春秋六十有一。凡所著經解子注若干種。除已刊者。鑿楹藏弄。多爲鈔胥所割裂改竄。非精校善本也。慈衷嘗讀先生遺著。生不逢辰。未獲親承緒論。又感先生崇闡漢儒。一旦齋志而殞。迺爲序曰。

我聞雅音清角。欽劉昆之治民。滿地黃巾。望康成而解甲。多言何如力行。致用必仗通經。司空城旦之言。允堪糾謬。已況國家當紫色蠅聲之候。禮闕臨雍。求蘭臺石室之書。勢將裂帛。儒文亂法。俠武犯禁。三綱旣淪。五品不繇。不有誦書之伏。勝必將焜籍於秦嬴。藉微言以挽人心。伸古道而維國教。如先生者。抑亦學統之津梁。儒林之圭槩也。以王謝望族。夙擅清聲。讀鄒鄭遺書。未嘗陋習。闢南渡心性之說。求東京訓

詁之遺。提要鉤元。不曼衍於章句。名物制度。必稽覈其異同。以眎王弼注易。但涉玄虛。杜預棄虔。自成瘡痍。詎堪同日語邪。尙志千秋。著書百卷。通都大邑。傳遷史於其人。內聖外王。見成周之遺俗。揚權厥善。可得言焉。周官一經。叛始姬旦。宅中作雒。光輔成王。溯軒轅顛頊以來。觀五禮六樂之盛。小學大學。自內畿以達外邦。國危國遷。通下情而宣上德。宏綱細目。立法綦詳。徒以古文晚出。遭何休臨碩之推排。遺緒具存。爲劉歆蘇綽所刺蔑。因噎廢食。學者病之。先生本河閒獻御之心。溯江藩師承之記。深窺堂奧。痛砭膏肓。以許書郭雅正其言。本戴記周書考其事。裨賈疏之殘闕。發鄭注之淵深。成周禮正誼八十六卷。蓋鉅製也。旗五以復遺制。旛旌各別。旒旒不分。將使賓祭師田。莫章物采。何況許鄭孫郭。未達禮箋。爲九旗古誼述一卷。歐化東漸。國粹中隊。莘莘學子。視舊法如弁髦。譯籍難窮。雕龍炙輶。新學自負。裂冕毀冠。不知元公禮意之精詳。實與斯密經營相符契。櫟樛凡目。成周禮政要二卷。雅言主文。不可通於俗。雅訓觀古。不可概於今。自魯恭得經。臨淮首加傳釋。而殷盤以下。昌黎曾

苦聲牙。非旁徵諸籍爲之櫛。將坐見八厄而莫救。棊匪通段。翼趨合符。依段若膺王
文簡誼例。以正其讀。成尙書駢枝一卷。孔壁記言之史。周書亦其支流。曲臺譌禮之
文。戴德與同家法。先秦雅典。盛漢大師。猥使汲冢相淆。且令信都不顯。徇聲罔實。識
者痛焉。用是補馬鄭之疏。正盧朱之謬。成大戴禮記斟補三卷。周書斟補一卷。先生
經術。此其大端與。旁而稽覽識緯之精。明誠金石之錄。正朔足考。小學是資。師友討
論。頗有譌著焉。蓋六家古曆。三統遺書。劉更生曾著原流。僧一行頗精推衍。而殷秣
首於甲寅。黃帝始於辛卯。元紀芒習。古籍紛繁。非諳易緯周髀之文。難求羲和亥章
之說。鉤深索隱。成六秣甄微五卷。倉頡古文。已遭秦劫。周籀大篆。閒出許書。獸蹏鳥
迹之奇。刻甲結繩之誼。據郡國鼎彝所出。遠証經文。錄薛王款識之遺。自成字說。周
盂商鬲獸爵雞彝。上慕張顏。下希吳阮。九能之選。不其偉而尤復。懷鉛握槩。訪絕域
之輶軒。契木刻金。究異文於河洛。物聚所好。事取旁通。成古籀拾遺三卷。古籀餘論
二卷。名原三卷。契文舉例一卷。宋政和禮器文字考一卷。孫愐唐均比儼說文一則。

討六書之原。一則明四聲之別。援據子史。綜核古今。然而充虞未收。賁育錯合。祥符重刊。深甯常譏。爲廣均姓氏刊誤一卷。先生之治丙部諸子也。班孟堅分十家別科。太史談論六家要旨。淄澠各別。璞鼠不淆。而墨學尙同。尤爲其所服膺不置。以爲死薄生勤。以非樂相尙。櫛風沐雨。慕大聖之勞。紉公輸般以存宋。止陽文君之攻鄭。智畧如商君吳起。高節希顏觸魯連。至其貫穿道菑。洞明象數。應居六菑之倫。不與九流並列。徒以門徒紀述。雜出瑕瑜。簡冊沿流。尤多譌脫。渡河三豕。大雅譏焉。爰於治禮餘閒。詳加校勘。知人論世。徵疎陋於龍門。援古證今。媿箋疏於鴻烈。漆書三滅。溷筆十年。成墨子間詁十五卷。後語增焉。且五經異誼。鄭司農駁祭酒之疏。三家佚文。馬國翰補深甯之闕。學術爭友。自古難逢。周秦之時。九流並起。漢魏以下。六籍難窮。莊生消搖之情。孫子孤虛之說。汲郡魏冢。靈樞黃經。所注浩繇。恐十家而未已。厥言奧秘。因三寫而誤傳。淮雨別風。筆鉞墨灸。顏師古匡謬正俗。劉中壘以立爲齊。後起是追。先民有作。成札遼十二卷。述林十卷。甌海自有唐以還。永嘉宿學。陳葉絕倫。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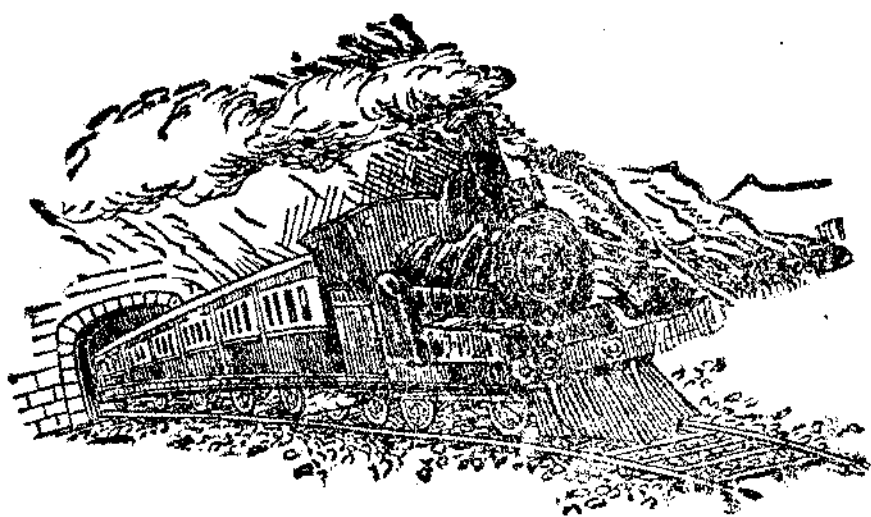
洛微言。周鄭擇。合經誼。於治事。依稀安定之門。以會文。而輔仁。契合嚶鳴之義。人文蔚起。炳燿千秋。著述浩繁。樹立一幟。恐方來之忘祖。爰急事於擇原。以劉向校錄之裁。爲關東墳籍之志。是馬貴與則運考創例。是朱彝尊則經義存疑。成温州經籍志十三卷。外編二卷。辨誤一卷。復以甌維圖。緝之實僞。先河玉清。伐材夢溪。誤言靈岳。神帆仙石。絕代之殊聞。蠓嶼魚倉。行人所宜錄。爰輯闕遺於史籍。期昭湮沒之方書。訂鄭緝之永嘉郡記一卷。放東陽記也。烏乎。先生之學。可謂博雅鴻通矣。治經通小學。讀子證羣書。校讐則夾漈遜其精。文獻則杞宋傳以信。向使壽之以年。竟其所志。石渠論禮。天祿校書。馬季長傳南道大師。應仲遠儻北面弟子。朝廷之上。必不致禮壞樂崩。庠序之中。復何思道喪文。敝邪東魯。傷麟鳳非時。北海困龍蛇厄運。揚雄玄理。幾遭覆瓿之悲。晏嬰春秋。徒自鑿楹以待。世有好古文字。如張衡桓譚蔡中郎者乎。則理而董之矣。

現代民主政治序

章炳麟

入人之國而察其政治。於其俗尙因革。法度張弛之所由來。心知其意。而不爲虛名高論所瞽者。斯可與之觀國矣。並世之士。著書騰說者雖衆。其能不囿於時病。不域於國情。得乎中庸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中夏代議之制。導源於漢孝昭始元鹽鐵權酤之會議。自左雄以考試制與選舉制參用。隋唐而後。乃專用考試制。登進人才。而以給事中御史司代議之柄。中夏之治。所以不盡爲暴君專制所壞者。幸賴先哲貽謀之善耳。遠西之移植代議制於彼土。蓋百有餘年矣。立國於方輿之上。規放此制。號稱代議之府者。數以百計。方其建立此制之始。如火然泉達。取法者唯恐不及。今者法久弊生。爲叛始者所不及燭。謀國者無以善其後。乃回溯民本之義。建立創制權。復決權。罷免權。欲用以追議士之橫恣。矯政黨之竄敗。息庶僚之貪汙。見卵而求時夜。於治標亦宜。然施之廣土衆民之國。民德不齊。方俗各異。以立法行政之事。責難於齊民。而提防不嚴。銜轡不謹。其所收穫。吾未見其有愈於代議制也。余頃與諸子閒居講論。叛爲華國月刊。曾著論主采前代給事中御史制。建置監察彈劾。

兩權。廓清代議之弊。蒲圻但燾獨是余說。謂持此以往。太平之治。不難立致。惜蒲萊士已沒。不獲聞吾之言。以爲代議制之藥石也。蒲萊士從政日久。察理論事。無所偏倚。不苟爲詭說以誣民。其於諸國政俗。汗隆典章。易置之故。亦能擲其源流。茲書之作。致力勤而用心苦。求之彼中。誠難能可貴。暢卿之譯是書。亦將以爲納牖之用也。然若以茲書爲代議制之針艾。欲以之起其膏肓。則不特蒲萊士之所不敢任。而亦余與暢卿之所未許也。暢卿既譯是書。重以年來所身歷於代議政黨叢弊之所。由當有痛心。搯腕。不能自抑者。試更進而求中夏之政典。於余所揭櫟之給事中御史制。轉相攷核。以與代議制校其得失。吾知其必曠然若發蒙也。因暢卿求序。遂書以予之。



詩錄二十五首

晉

章炳麟

當塗既訖籙。驂駟騰在天。威德震殊俗。穀升直三錢。野無犬吠驚。武庫藏戈鋌。如何夕。陽亭荀賈來相煎。今年降歸命。去年任劉淵。此坐足可惜。寧知天道然。

孝侯偕游萬生園卽事

孫景賢

古有齊民術。新開貝子園。郊扉臨日下。嶂壁疊雲根。風蝶初相引。秋花故似言。午窗

茶話好。酒價不須論。

近郭宜銷夏。高秋亦可過。繁香飄月桂。清籟起風荷。鸚啄瓊禾熟。猿收珍果多。此中

藏沛澤。景物劇煙蘿。

更有游觀樂。高樓百尺強。翠微開後牖。紫氣出中堂。春色留生瑄。秋英薦壽觴。飛箋

諸學士詩句各芬芳。

曹觀樓供孝欽御筆梅菊各二幀
徐郿張亭嘉鄭沅諸臣應制分題

秋士從多感。池灰幾劫深。洛駝新出棘。江燕晚歸林。莫極登臨目。徒傷去住心。頗聞

朝。隱。者。於。此。濯。塵。襟。

魏武和旭初

汪榮寶

鄴臺遺恨付衣裘。銅雀風高妓吹休。賢子極宜知舜禹。君王微惜過伊周。一作賢子自宜知舜

禹羣雄何意有孫劉至今龍戰當塗駭。終古烏飛繞樹愁。異日多情吳客至。空將清淚注漳流。

萬樹

汪榮寶

山前萬樹不知名。一徑能容曳杖行。落葉百重金布地。交柯十里碧爲城。寒空戢戢龍蛇影。永晝蕭蕭風雨聲。過盡幽深忽開朗。雲天依舊午曦晴。

從叙疇聞柳屏去世之耗驚怛累日輒賦長句

汪榮寶

平生師友真堪數。夫子風流更絕倫。聽雨海山曾是夢。癸卯五月余別君於箱根之環翠樓十九年來更不一見

看花魯縣竟無因。甲辰余爲京師譯學館教習值暑假南還聞君知鄒縣馳書致賀有如何食粟有願看花之語君報書責踐約竟不果 死生

契闊虛成說。悵望蕭條及此辰。一慟寢門那便得。側身天地未歸人。

素車奔赴亦何成。墨迹流觀但失聲。終古暮雲書斷絕。餘年滄海淚縱橫。玄黃萬事

悲殘劫。風雨孤舟念友生。聞說田何同宿草。去年應生時爲舉頭遼廓使心驚。

壽郭春榆宗伯七十

汪榮寶

讜議當時動九天。表忠崇德萬人傳。橫流失楫難爲濟。夜壑尋舟孰與遷。作史頗傷元祐事。編詩空署義熙年。卽今歲晚雙松在。傲雪凌霜自競妍。密記金鑿事未忘。掖垣花影有斜陽。仙舟縹渺希逢李。秋水淪漣且注莊。逐日孤懷餘一集。揆天盛藻付諸郎。耕巖行遂萊妻願。萬仞青霞一悵望。

甲子秋興

陶鏞

黃浦清秋畫角哀。江湖西送越兵來。不容睡榻戎爲首。早識爭桑禍有胎。墨子寢攻勞解帶。蔡師入夜已銜枚。金闈笙管繁華地。忍踏紅羊付劫灰。天險仙霞地緩衝。建瓴旂旆自雍容。二矛河上歸清駟。一雨池中躍蜀龍。組甲棲餘山會稽。快刀剪取水吳淞。南中所苦惟兵革。願勒修文立馬峯。血戰連旬少勝多。將軍白髮慰蹉跎。江流轉石吞吳恨。垓下重圍得楚歌。生死劫棋

爭後著。冤親同室倒前戈。河山碎併連城壁。幾日車迴協蘭頗。
秦師拜賜恰三年。郊壘創痍跡儼然。餽粟早輸榆葉塞。出車多並柳條邊。
兵傾國。大恨居然誓告天。最羨生兒如李亞。四佳公子特翩翩。
異軍古北起蒼頭。陷盾何妨用我矛。十二金牌馳驛急。三千鐵弩射潮休。
功名疇昔羊爲政。文武於今貉共丘。但不弄兵傷國脈。未嫌蟬雀快恩仇。

明月中天第一關。沙場醉臥幾人還。揮戈末路心迴日。舞劍悲歌力拔山。
才本出羣稱將健。事非其主痛王孱。洛陽消息冰壺在。匝夜收兵鬢爲斑。
東北烟塵行路難。西南飄泊思漫漫。古今麟鳳同毛角。楚越風波異膽肝。
匝地金迷兼醉紙。移時月缺又花殘。可憐瀝盡蒼生血。幾日書成憲法丹。
佛大慈悲又大雄。共和三造四爲功。人詢國弈通盤子。我佩清操兩袖風。
片。面是非誰皁白。個儂得失亦雞蟲。蕭疏吏隱雲泥隔。酌酒江山認雪鴻。

感遇

唐大圓

禹稷起耕稼。虞舜發畎畝。傳說版築閒。呂望乃鈞叟。神龍方深潛。誰能見其首。伊余家世微。高曾尙胼手。祖父乞小康。當仁貴謹守。末俗輕薄人。誰從識牝牡。挾勢以相欺。刺人由利口。橫索詎百端。忍辱惟含詬。天道頗不常。循環時亦有。桃李歇春華。松柏彫獨後。漸見炎炎者。覲予色先慙。豈惟容貌恭。小心誠不負。故我本依然。相知不忠厚。管鮑風斯微。仲尼思敬久。險巇歎世途。息交契五柳。

蓼溪觀漲

唐大圓

行雲隔江來。飛雨催急浪。浩浩瀉長空。岸柳急低向。蹴硤風雷喧。奔騰魚鼈壯。石燕宛轉飛。凌波翻百狀。咫尺若相失。數里彌一望。浮滓有時來。衝突紛下上。高坂立漁翁。沈綸競相抗。觀者盈道途。焉知此漭漭。臨流長嗟吁。孰與百川障。

亡室生日設祭作

黃侃

燭寒光不舒。窮廬迫昏暮。之子久歸泉。茲辰溯初度。酒肴陳几筵。兒女伸思慕。誰云情可忘。衰襟淚翻注。死別三改火。孤棺滯權厝。平生辛辛苦。心已矣。更誰語。結髮爲弟

兄貧食非所惡。賤子好遠遊。歲離而旬聚。共處曾幾何。憂患相撐拄。故山遠辭別。蓬梗從遭遇。旅食向幽都。媿屬幸團聚。僦舍東高房。車來喜迎晤。提挈三男兒。長女知禮數。償君黽勉勞。弛我晨昏慮。薄命多咎災。安居鬼能妬。肺疾一侵纏。倉卒行冥路。勞生本同夢。恨子獨先寤。世情多反側。危國恆憂懼。鋒鏑縱橫時。亦復羨朝露。回視諸藐孤。偶然得歡趣。稚子忽夭殤。腸斷巫醫誤。所餘兩孩提。前後隨趨步。一身兼父母。無恃猶堪怙。餘年自矜惜。纏綿爲群孺。少壯佚宕人。年來變衰臞。偕老旣初心。寒盟嗟失據。靈臺常簿責。尤悔筆難具。取醉託醇醪。何嘗解愁苦。前月得鄉書。兄子新物故。骨肉漸凋零。悽酸自回互。攬鏡觀鬢毛。幾時雜以素。書卷紛陳前。神昏失章句。此心終鬱抑。庶幾爲子訴。淒風飄帳帷。遺貌坐相顧。何能擊缶歌。悲懷宜一賦。霜夜誠蕭條。裴回候香炷。

歲晚

黃侃

歲晚瑤華闕好音。幽篁獨處少人尋。回風往日陳辭苦。暮雨朝雲託意深。桂樹山中

懷。舊。隱。楓。林。江。上。起。愁。心。衆。芳。總。爲。啼。鵲。歇。啼。到。霜。晨。響。亦。沉。

讀魏武本紀

汪東

橫。梨。雄。才。未。可。攀。當。塗。遺。讖。屬。阿。瞞。虎。符。信。有。行。軍。巧。狼。顧。終。憐。得。士。艱。漫。把。金。椎。趨。地。下。空。留。縶。帳。在。人。閒。漳。南。日。暮。笙。歌。歇。付。與。臺。郎。一。詠。歎。

短歌行

汪東

昔。我。嘗。求。不。死。方。願。從。仙。人。白。雲。鄉。仙。人。不。死。更。何。事。下。看。海。水。還。栽。桑。戎。馬。倉。皇。鼓。鼙。急。骨。肉。流。離。道。路。長。百。年。憂。患。苦。煎。迫。何。似。西。風。吹。北。邙。玉。階。再。拜。辭。丹。訣。還。共。莊。生。論。齊。物。



詞錄十三首

臨江仙

況周頤

子大來申詞事。雲涌臨江仙。連句八闋。極掩抑零亂之致。訥翁和之余。亦疊均晨夕。素心之樂。身世斷蓬之感。固有言之不足者。

老去相如猶作客。天涯跌宕琴尊。上階難得舊苔痕。簾深春夢淺。香冷夕陽溫。拾翠心情銷歇盡。東風不度蘭蓀。言愁天亦欲黃昏。斷魂芳草外。何止憶王孫。

一桁湘簾塵不到。除非燕子歸來。吳天暢好碧于苔。月娥瓊駕出。流照軟金杯。明日晴陰君莫問。迴燈又見花開。非花非霧卽蓬萊。鄰娃工度曲。弦管未須哀。

約略琵琶商婦怨。春花秋月。蹉跎貂裘換。後峭寒多。江山欲枕。夢風雨缺。壺歌明鏡曉。霜羞短髮。負他雲鬢蛾蛾。相逢切莫誤橫波。雍門成舊曲。無計惜韓娥。

楊柳樓臺花世界。嘶驄只在銅街。金荃蘭畹惜荒萊。無多雙鬢綠。禁得幾低徊。不成晴寒又雨。昏昏過卻黃梅。愁邊萬一損風懷。雁箏猶有字。臘炬未成灰。

暖

往事。秦。淮。流。不。盡。權。歌。淒。斷。吳。舫。揭。天。風。色。帶。潮。青。斜。陽。非。故。國。名。士。又。新。亭。乞
與。相。思。紅。豆。子。銷。磨。記。曲。銀。屏。雲。階。月。地。各。飄。零。扶。花。成。醉。纈。仗。酒。破。愁。肩。
畫。舫。重。溫。羅。綺。夢。捲。波。風。急。誰。知。江。南。大。好。惜。年。時。水。香。山。媚。嫵。花。靨。柳。腰。肢。可
有。青。衫。供。換。淚。故。人。消。息。還。疑。倚。闌。心。事。絕。淒。其。長。亭。霜。後。葉。辛。苦。又。辭。枝。
西。北。樓。高。雲。海。闊。嘯。歌。猶。是。狂。生。閒。愁。莫。誤。酒。杯。行。多。情。應。笑。我。皺。水。底。干。卿。過
眼。鶯。花。成。昨。夢。夢。回。省。識。飄。零。癡。龍。作。雨。亦。慳。晴。吹。寒。清。角。怨。何。況。帶。潮。聽。
危。坐。促。弦。弦。轉。急。新。愁。舊。恨。難。論。子。規。嘯。血。到。吳。根。有。樓。皆。廢。市。無。地。著。桃。源。劫
外。琴。書。須。位。置。要。他。相。守。心。魂。少。留。清。氣。在。乾。坤。珍。珠。休。換。字。金。粉。易。成。塵。

菩薩蠻

陳衡恪

十月十八日集杜少陵句

蒼。苔。濁。酒。林。中。靜。佳。人。拾。翠。春。相。問。老。去。願。春。遲。梳。頭。滿。面。絲。感。時。花。濺。淚。晚。著
華。堂。醉。去。住。損。春。心。孤。城。隱。霧。深。

魚龍寂寞秋江冷。風含翠篠娟娟靜。幽樹晚多花。微風燕子斜。卷簾殘月影。寒水光難定。佳句染華箋。虛空不離禪。

香飄合殿春風轉。且看欲盡花經眼。落日在簾鉤。燕姬翠黛愁。洞房環珮冷。結束多紅粉。故作傍人低。聰明憶別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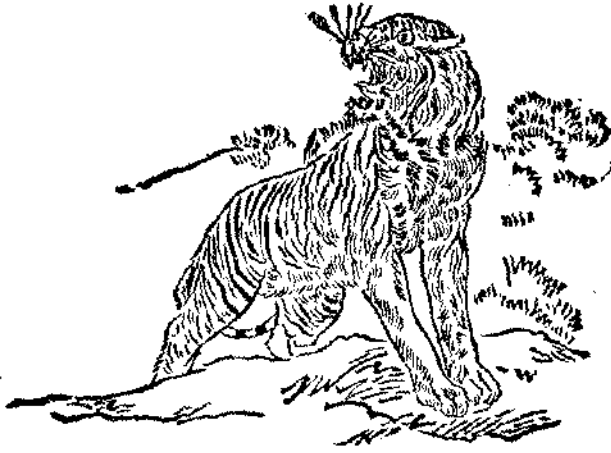
清江錦石傷心麗。含風翠壁孤雲細。細麥落輕花。風前逕竹斜。霏紅洲藁亂。丸藥流鶯囀。高柳半天青。乾坤一草亭。

風流子

黃侃

和清真韻

晴碧滿春塘。花飛倦燕子。語斜陽。正深閣繡餘。乍開朱戶。晚妝勻了。遙盼紅牆。自別後。寸懷空繾綣。寄託與絲簧。密札未成。篆煙衝幕。變歌纔闋。清淚浮觴。回思潛離地。難忘處。仍是舊約西廂。知否怨魂。如今卻傍誰行。算暗樓曲檻。長縈別夢。斷襟零袂。猶帶餘香。還有見時。別時容易。何妨。



襍著

李健題



法學卮言

但燾

兵刑不分官

虞廷蠻夷寇賊均屬於士。以法吏而主兵柄。可想見爾時法令之簡略。及於中古。政刑繁嘖。故司馬主兵。而司寇專刑。因時立制。非若今人之以臆想審定法律也。

馬貴與論魏晉三公之任

馬貴與曰。魏晉以來。中書尙書之官。始真爲宰相。而三公遂爲具員。其故何也。蓋漢之典事尙書中書者。號爲天子之私人。及叔季之世。則姦雄之謀篡奪者。亦以其人居是官。而所謂三公者。必擇其老病不任事。依違不侵權者居之。東漢之末。曹公爲丞相。而三公則楊彪趙溫尙書令中書監則二荀華歆劉放孫資之徒也。魏之末。司馬師昭爲丞相。而三公則王祥鄭沖尙書中書監則賈充荀勗鍾會之徒也。是時凡任中書者。皆運籌帷幄。佐命移祚之人。凡任三公者。皆備員高位。畏權遠勢之人。而三公之失權。任中書之秉機要。自此判矣。民國以來。爲總統者。多以老病不任事。依違不侵權者。任閣揆。而閣席中。如外交內務。交通財政。陸軍者。則在所必爭。苟非其運

籌定策之人。鮮有能安於位者。使貴與在今日。語以責任內閣之制。吾知其必以爲迂矣。

考試

東觀漢記東平王蒼薦吏吳良。上曰蕭何薦韓信。設壇卽拜。不復考試。以良爲議郎。此漢不經考試爲郎之特例也。

政府

日人稱內閣爲政府。案師古曰。大府。丞相御史之府也。亦稱政府。公府。袁氏任總統。稱總統府曰公府。後因之。

長史

通典漢文帝置一丞相。有兩長史。蓋衆史之長也。職無不監。魏文爲丞相。置左右長史。今國務院官制置秘書長一員。后復於定制外。設秘書廳幫辦。幾於有左右秘書長矣。按干寶司徒儀云。左長史佐公修文政。檢其法憲。明其分職。掌察郡吏。則左長史又兼今法制銓叙二局之職也。漢官儀。長史秩比二千石。號爲毗佐三台。助鼎和味。則漢之長史。今閣員之任也。

文職以司令爲名

通政司出納帝命。爲唐虞納言之職。明初曰察言。設司令。尋革。置通政使司。正三品。設通政使。左右通政。左右參議。經歷。知事。等官。出納帝命。通達下情。關防諸司出入。移狀。奏報。四方臣民實封。及軍情聲息災異。皆實署參覆而上下焉。凡事月類奏。歲杪通奏。清存其官而革其職權。

明大臣之族禁任科道

余與章太炎先生論革政之宜。主倣前代給事中御史之制。置監察官彈劾官以興治。如見之施行。並宜師明制之意。凡與執政隸一黨者不得膺是職。庶爲得之。

司空

白虎通。司空主土。不言土言空者。空尙主之。何況於實。以微見著。按今言領土權者。上達天根。下際地脈。屬於天空者。曰領空權。是航空局長。又可名曰司空也。

昔賢說鬪殺故殺之分

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大理卿周律言律鬪殺人者絞。故殺人者斬。蓋兩相爭競者。謂之故。今法吏斷案。每於故鬪之際。議論不一。蓋泥刑統所謂。非因鬪爭無事而殺。是名故殺。不知所謂無事而殺者。以言彼此無鬪爭之事而殺人者。是名故殺。若謂不必鬪爭。但緣他事而殺者。不當爲故。

則律之立。文奚不曰有事殺人。絞而曰圖殺人。絞不曰無事殺人。斬而曰故殺人。斬以此質之法。意可見。請令有司指定兩相關爭。是否若止辨說往復。卽非忿競。則故鬪情狀判然矣。以其有裨法理。識之於此。

牟庭釋孥戮

丁君惟汾。以樓霞牟庭所著同文尙書示章太炎先生。其書卷帙繁重。難於刊行。余以其說孥戮可取。爰錄於下。孥戮。王莽傳作奴戮。孥奴古字通。周書作雒。孔晁注曰。俘囚爲奴。月令注曰。戮猶殺也。然則孥戮。謂輕或囚戮。重則殺戮矣。僞孔傳曰。孥子也。非但祇汝身。辱及汝子。言恥累也。非也。孟子曰。文王治岐。罪人不孥。趙岐註。以孥爲妻子。非也。父子兄弟不相及。雖非文王亦鮮誅及妻子者。也。蓋有罪者。係累而役。作之入於奴隸。此古之常法。漢以后謂之徒。古者謂之奴也。文王不忍人之蒙詆。但決其罪而不復役其身。此所以爲仁政也。是說也。可供修法制史者之商榷。

王導斷發塚之獄

晉書五行志。元康中。梁國女子許嫁。已受禮娉。尋而其夫戍長安。經年不歸。女家更以適人。女不樂行。其父母逼彊。女不得已而去。尋得病亡。後其夫還。問其女所在。其家具說之。其夫徑至女墓。

不勝哀情。便發塚開棺。女遂活。因與俱歸。後壻聞知。詣官爭之。所在不能決。秘書郎王導議曰。此是非常事。不得以常理斷之。宜還前夫。朝廷從其議。若在今日。則法吏必治前夫。以發塚罪。猶豫執行。而以此女歸後壻矣。

晉張斐律義

晉書刑法志。明法掾張斐表上注律。晉律今不得見。志中可見者。則其所言律義耳。治法學者宜熟誦之。言簡義該。非外學定義所及。略云。其知而犯之謂之故意。以爲然謂之失。違忠欺上謂之謾。背信藏巧謂之詐。虧禮廢節謂之不敬。兩訟相趣謂之鬪。兩和相害謂之戲。無變斬擊謂之賊。不意誤犯謂之過失。逆節絕理謂之不道。陵上僭貴謂之惡逆。將害未發謂之戕。唱首先言謂之造意。二人對議謂之謀。制衆建計謂之率。不和謂之強。攻惡謂之略。三人謂之羣。取非其物謂之盜。貨財之利謂之贓。凡二十者。律義之較名也。又曰。夫律者。當慎其變。審其理。若不承用詔書。無故失之刑。當從贖。謀反之同伍。實不知情。當從刑。此故失之變也。卑與尊鬪。皆爲賊。鬪之加兵刃。水火中。不得爲戲。戲之重也。向人室廬道徑射。不得爲過失之禁止。都城人衆中走馬殺人。當爲賊。賊之似也。過失似賊。戲似鬪。而殺傷傍人。又似誤。盜傷縛守似強盜。呵人取財似受賕。囚辭

所連似告劾。諸勿聽理。似故縱。持質似恐揭。如此之比。皆爲無常之格也。五刑不簡。正於五罰。五罰不服。正於五過。意善功惡。以金贖之。故律制生罪。不過十四等。死刑不過三。徒加不過六。囚加不過五。累作不過十一歲。累笞不過千二百。刑等不過一歲。金等不過四兩。月贖不計日。日作不拘月。歲數不疑閏。不以加至死。并死不復加。不可累者。故有并數。不可并數。乃累其加。以加論者。但得其加。與加同者。連得其本。不在次者。不以通論。以人得罪。與人同。以法得罪。與法同。侵生害死。不可齊其防。親疎公私。不可常其教。禮樂崇於上。故降其刑。刑法閑於下。故全其法。是故尊卑叙。仁義明。九族親。王道平也。律有事狀相似。而罪名相涉者。若加威勢。下手取財。爲強盜。不自知。亡爲縛守。將中有惡言。爲恐揭。不以罪名呵爲呵人。以罪名呵爲受賊。劫名其財。爲持質。此八者。以威勢得財。而名殊者也。卽不來自與。爲受求。所監求。而後取。爲盜賊。輸入呵受。爲留難。斂人財物。積藏於官。爲擅賦。加歐擊之。爲戮辱。諸如此類。皆爲以威勢得財。而罪相似者也。律之名例。非正文。而分明也。若八十非殺傷人。他皆勿論。卽誣告謀反者。反坐。十歲不得告言人。卽奴婢捍主。得獨殺之。賊燔人廬舍。積聚盜賊。賊五匹以上。棄市。卽燔官府。積聚盜。亦當與同。歐人教令者。與同罪。卽令人歐其父母。不可與行者。同得重也。若得遺物。強取強乞之類。無還贓法。隨例畀之。文

法律中。諸不敬違儀失式。及犯罪爲公不爲公。贓入身不入身。皆隨事輕重取法。以例求其名也。夫理者精玄之妙。不可以一方行也。律者幽理之奧。不可以一體守也。或計過以配罪。或化略不循常。或隨事以盡情。或趣舍以從時。或推重以立防。或引輕而就下。公私廢避之宜。除削重輕之變。皆所以臨時觀釁。使用法執詮者。幽於未制之中。采其根牙之微。致之於機格之上。稱輕重於豪銖。考輩類於參伍。然後乃可以理直刑正。誠明法學士之寶訓也。

買賣教育之害

昔日買賣教育之害。始於私人教授。今則蔓延及於公私立學校。學生自命爲買主。而師儒亦自儕傭保。學風之汚。良有由也。北史賈思伯兄弟二人師事北海陰鳳。業竟無資酬之。鳳遂質其衣物。時人爲之語曰。陰生讀書不免癡。不識雙鳳脫人衣。及思伯之部。送縑百匹遺鳳。因具車馬迎之。鳳慙不往。若鳳者。猶知慙清議。求之今日。渺不可覩矣。

王僧佑贈從兄僧儉詩

余嘗與章太炎先生及汪寄生談論。欲共選漢魏以來質言詩爲若干卷。唐以下不錄。一日讀南齊書云。王僧佑。儉從弟也。儉鳴笳列騶至佑門。佑輒稱疾不出。贈儉詩曰。汝家居市門。我家居南

郭汝家。饒寶侶。我家多鳥雀。儉歎曰。此吾所望於若人也。世並賢之。僧佑詩。可謂質言矣。持以較今之白話詩。果何如邪。

華陽國志質言詩之一

華陽國志云。桓帝時李盛仲和爲郡守。貪財重賦。國人刺之曰。狗吠何喧喧。有吏來在門。披衣出門。應府記。欲得錢。語窮乞請期。吏怒反見尤。旋步顧家中。家中無可與。思往從鄰貸。鄰人以言匱。錢錢何難得。令我獨憔悴。

華陽國志質言詩之二

華陽國志。廣平人李波。宗族彊盛。殘掠不已。公私咸患。百姓爲之語曰。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疊雙。婦女尙如此。男子安可逢。

白話詩爲諺

近人之白話詩。爲古諺之流派。劉勰云。諺者直語也。喪言亦不及文。故弔亦成諺。塵路淺言。有實無華。鄒穆公云。囊漏儲中。皆其類也。秦誓。古人有言。牝雞無晨。大雅云。人亦有言。惟憂用老。然古諺之傳者多。雅馴是則直語。欲其工而可傳。亦非造次所能就也。

朱文公論時弊與日本責任內閣制流弊相肖

日本行責任內閣制。用人行政。流弊不可究詰。宰執避民衆議士之彈射。歸過朝廷。少年激烈之徒。至有值議會開會之日。於道旁狙擊儲君者。憲法君王神聖之文。已不足範圍民志。滋可憫也。朱文公論時政疏曰。一二近習之臣。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其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贊之鄙態。下則招集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置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賄。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宰相師保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陰執其柄。蓋非獨壞陛下之紀綱而已。乃并與陛下所以立紀綱者而壞之焉。日法行政立法大權。名雖操於君主。而實陰握於內閣。朱文公所言。可作日內閣之彈文觀。

司馬溫公痛論唐代軍士廢立節度使之害

唐肅宗時平盧節度使王元志卒。上遣中使往撫慰將士。就察軍中所欲立。授以旌節。李懷玉殺元志之子。推侯希逸爲軍使。朝廷因以希逸爲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司馬溫公

痛論其害曰。肅宗遭唐中衰。幸而復國。宜正上下之禮。以綱紀四方。而偷取一時之安。不思永久之患。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毋問賢愚。惟其所欲。積習爲常。謂之姑息。乃至偏裨殺逐。主帥亦不治罪。因而授之生殺。予奪不出於上。而出於下。亂之生也。庸有極乎。夫士卒得以凌偏裨。偏裨得以凌將帥。則將帥得以凌天子。自然之勢也。夫今日國爲民主。政尙共和。其不可無紀綱法度。使尊卑相制。內外相維。則一也。乃掌國柄者。日惟知獎勵偏裨。以逐其主。將始而偏裨易置。主將繼而士卒易置。偏裨曩之教。獠升木者。至此亦不能一日享其尊榮。生殺予奪之柄。操之不知誰何之人。欲國之不亂。豈可得哉。

宋重縣令

宋史選舉志。先是初改官人。必作令。謂之須入。至寧宗慶元中。復命除殿試上三名。南省元外。並作邑。後又命大理評事。已改官未歷縣人。並令親民一次。今後如復規置郡縣制。則內外簡薦任官。職並宜使更任守令一次。庶得悉地方政情。練其才識。宋制大。可採也。

宋制選人任地方官資格

宋史選舉志。淳熙三年。中書舍人程大昌言。舊制選人改秩後兩任。關升通判。通判兩任。關升知

州知州兩任。卽理提刑。資序除授之際。則又有別以知縣資序。隔兩等而作州者。謂之權發遣。以通判資序。隔一等而作州者。謂之權知上。而提刑轉運亦然。隔等而授。是擇才能也。結銜有差。是參用資格也。今得才能資格俱應選者爲上。其次則擇第二任知縣以上有課績者。許作郡。初任通判以上。許作監司。庶幾人法並用。從之。

宋臣言例之害

宋崇寧中。吏部侍郎凌景夏言。國家設銓選。以聽羣吏之治。其掌於七司。著在令甲。所守者法也。今升降於胥吏之手。有所謂例焉。長貳有遷改。郎曹有替移。來者不可復知。去者不可盡告。索例而不得。雖有強明健敏之才。不復置議。引例而不當。雖有至公盡理之事。不可復伸。貨賄公行。姦弊滋甚。嘗觀漢之公府。有辭訟比。尙書有決事比。比之爲言。猶今之例。今吏部七司。宜置例冊。凡換給之期限。戰功之定處。去失之保任。書填之審實。奏薦之限格。酬賞之用否。凡經申請。或堂白。或取旨者。每一事已。命郎官以次擬定。而長貳書之於冊。每半歲上於尙書省。仍關御史臺。如是則巧吏無所施。而銓叙平允矣。淳熙元年。參知政事龔茂良言。官人之道。在朝廷則當量人才。在銓部則宜守成法。法本無弊。例實敗之法者。公天下而爲之者也。例者因人而立。以壞天下之公。

者。也。昔。之。患。在。於。用。例。破。法。今。之。患。在。於。因。例。立。法。諺。稱。吏。部。爲。例。部。今。七。司。法。自。晏。敦。復。裁。定。不。無。疎。略。然。守。之。亦。可。以。無。弊。而。徇。情。廢。法。相。師。成。風。蓋。用。例。破。法。其。害。小。因。例。立。法。其。害。大。法。常。斬。例。常。寬。今。法。令。繁。多。官。曹。尤。濫。蓋。緣。此。也。望。令。衷。集。參。附。法。及。乾。道。續。降。申。明。重。行。考。定。非。有。大。牴。牾。者。弗。去。凡。涉。寬。縱。者。悉。刊。正。之。庶。幾。國。家。成。法。簡。易。明。白。賅。墨。之。姦。絕。冒。濫。之。門。塞。矣。於是重修焉。既而吏部尙書蔡洸以改官奏薦磨勘差注等條法分門編類名吏部條法總類十一月七司敕令格式申明成書按因例立法之弊至明清益甚自明孫丕揚行掣籤之法宋時譏吏部爲例部者至是遂變爲籤部矣民國以來政府任官不量才銓局無成法可守蓋有因情破法因人因事立法者法尙可破何有於例然則簡薦委用升轉黜降之法必當勒爲成書以絕賅墨而杜冒濫矣。

明之軍事行政

明制設兵部以掌兵政而統軍旅專征伐則歸之五軍都督府兵部有出兵之令無征伐之權五軍有統兵之權無出兵之令邱濬謂彼此相維內外相制法之善者今之中央陸海參謀各部雖有出兵之令而統兵之權寄於疆吏統將士卒知有統將而不知有政府袁氏於陸部外設將軍

府。庶幾明五軍都督府之遺意。而尾大之勢已成。不能遽革也。

刑官名士

邱濬曰。刑官以士名。自虞廷已然。在朝者曰士師。在外者六卿曰卿士。六遂曰遂士。各縣曰縣士。各掌民數。以糾戒令。聽獄訟。而爲其要辭以聽於朝。有司寇聽之。三士皆同也。夫士者理官也。列官分職。不皆曰士。而理官獨謂之士者。蓋以此官民命所繫。天討所寓。國家所以得失民心。皆在於此。非明義理通經學者。不可居之。自虞廷以皋陶爲士。周人內外掌刑之官。皆名爲士。示刑官之重。不可雜以他流也。本朝風憲。官不以吏員爲之。深得虞周之意。按民國以來。仕途雜進。冒濫已甚。惟司法官較他途爲嚴。判官名曰推士。猶有虞廷刑官名士之遺意。然法吏多外學之士。其通經術明義理以暇。研究中夏漢唐律文者。不可多見。可慨也。

生子不知姓之判

北史高構傳。馮翊武鄉女子焦氏。旣瘖又聾。嫁之不售。嘗樵於野。爲人所犯而有孕。遂生一男。年六歲。莫知其姓。於是申省。構判曰。母不能言。窮究理絕。按風俗通。姓有九種。或氏於爵。或氏所居。此兒生在武鄉。可以武爲姓。近人言戀愛離合。無常。此後生子。當有莫辨姓氏之苦。有高氏名判。

以。詔。之。庶。可。救。其。窮。也。

一妻多夫生子之判

譙周法訓昔燕趙之間有三男子共娶一女。生四子。后爭訟。廷尉延壽奏云。禽獸生子逐母。宜以四子還母。尸三男子於市。亦奇判也。

假死之例

醫家謂人之死有假死一種。旋得復活。如日本元老松方之死而復蘇是也。中夏書史所記掘冢復活之例甚多。搜神記云。哀帝建平四年四月。山陽方與女子田無嗇生子。未生二月前。兒啼腹中。及生不舉。葬之陌上。後三日有人過。聞兒啼聲。因掘收養之。此亦非常之事。不得以發塚罪之也。

暗人司法瞽者執政

淮南子臯陶暗而爲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於言者也。師曠瞽而爲太宰。晉無亂政。有貴於見者也。按今大理以文書審理之事件。獨多。但能陳法理。草判辭。暗亦無害。瞽者爲太宰。可以不治。治之。亂政不作。民可小息。淮南之言。豈欺我哉。

厭魅

自漢律以來。歷代刑律。均視厭魅爲不道。晉書顧愷之嘗悅一鄰女。挑之不從。乃圖其形於壁。以棘鍼釘其心。女遂患心痛。愷之因致其指。女從之。遂密去鍼而愈。事見正史。當非譏妄。此以厭魅施於男女間之慕悅者。今律無治罪正條。

楚之得名

釋名云。楚。辛也。其地蠻多而人性急。數有戰爭。相爭相害。辛。楚之禍也。民國以來。兩湖常被戰禍。揆厥原由。則相爭相害。有以致之。吾甚願邦人諸友相引爲誠。庶釋名所云。自茲不驗也。

昔人借術數折獄

中夏書史所記。以術數折獄者。比比皆是。未可以外學所無而忽之。況外學亦有以催眠術取供者乎。搜神記云。西川費孝先善軌革。世皆知名。有大若人王旻。因貨殖至成都。求爲卦。孝先曰。教住。莫住。教洗。莫洗。一石穀。搗得三斗米。遇明卽活。遇暗卽死。再三戒之。令誦此言足矣。旻志之。及行途中。遇大雨。憩一屋下。路人盈塞。乃思曰。教住。莫住。得非此耶。遂冒雨行。未幾。屋果顛覆。獨得免焉。旻之妻已私鄰比。欲媾終身之好。俟旋歸。將致毒謀。旻旣至。妻約其私人曰。今夕新沐者。乃

夫也。將晡呼晏洗沐。重易巾幘。晏悟曰。教洗莫洗。得非此也。堅不從。妻怒不省。自沐。夜半反被害。既覺。驚呼鄰里共視。皆莫測其由。遂被囚繫拷訊。獄就不能自辨。郡守錄狀。晏泣言死。卽死矣。但孝先所言。終無驗耳。左右以是語上達郡守。命未得行法。呼問晏曰。汝鄰比何人也。曰。康七。遂遣人捕之。殺汝妻者。必此人也。已而果然。因謂僚佐曰。一石穀。搗得三斗米。非康七乎。由是辨雪。誠遇明活之效。

以權術折獄二則

北齊書任城王諧爲并州刺史。時有婦人臨汾川浣衣。有乘馬人換其新靴。馳而去者。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諧召居城諸嫗。以靴示之。給曰。有乘馬人於路被賊劫害。遺此靴焉。得無親屬乎。一嫗撫膺哭曰。兒昨著此靴向妻家。如其語捕獲之。時稱明察。

晉書陸雲爲浚儀令。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至。旣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要候。於是一縣稱爲神明。

按換靴姦殺二事。若非神智內運機事。一洩奸人。遠遁發覺。無期矣。因並記之。爲法吏告焉。

識鳥語可爲行政之助

魏志管輅傳安德令劉長仁聞輅曉鳥語。初不信之。須臾有鳴鵲來閣上。聲甚急。輅曰。鵲言東北有婦。昨日殺夫。日在虞淵之際。告者至矣。到時果有東北同伍民來告。如輅言。長仁乃服。燉煌實錄。侯瑾字子瑜。解鳥語。常出門見白雀與舉雀同行。慨然歎曰。今天下大亂。君子小人相與焉。

按如輅所言。可爲司法偵察之助。如瑾所言。可以卜行藏。兩有取焉。

管輅幾以術數得盜罪

魏志管輅列傳。輅曉術數。初有婦人亡牛。從卜曰。可視東丘塚中。當懸向上。旣而果得。婦人反疑輅告官。按驗乃知是術數所推。使輅不知名。當時難免縲紲之辱矣。

夢中懷孕之例

幽明錄云。咸和初。徐精遠行。夢與妻寢。有身。明年歸。妻果產。後如其言矣。又異苑。晉潁川荀澤。以太元中亡。恒形見。還與婦魯國孔氏。媿婉綢繆。遂有孕焉。十月而產。產悉是水。一爲生存。一爲身後。在法醫學當有以講論而辨明之。

發塚得妻之兩例

搜神記秦始皇時有王道平。長安人也。少時與同村人唐叔偕。女小名文喻。誓爲夫婦。尋王道平從征南國。九年不歸。父母見女長成。卽聘與劉祥爲妻。女與道平言誓甚重。不肯改事。父母逼迫不免。出嫁劉祥。經三年。常思道平。悒悒而死。死三年。平還家。乃詰鄰人。此女安在。鄰人云。此女意在於君。被父母凌逼。嫁與劉祥。今已死矣。平問墓在何處。鄰人引往墓所。平悲號哽咽。不能自止。平乃祝曰。我與汝立誓天地。保其終身。豈料官事牽纏。致令乖隔。使汝父母與劉。生死永隔。然汝有靈聖。使我見汝生平之面。若無神靈。從茲而別。言訖。又復哀泣。逡巡其女魂自墓出。問平何處而來。良久契闊。妾身未損。可以再生。還爲夫婦。且速開塚。破棺出我。卽活。平審言。乃啓墓門。捫看其女。果活。乃結束隨平還家。劉祥聞之。申訴於州縣。錄狀奏王。王斷歸道平爲妻。太平廣記東晉馬孝將。廣州太守兒。名馬子。年二十餘。獨宿廐中。夜夢一女子。年十八九。言我是太守北海徐玄方女。不幸蚤亡。亡來出入四年。爲鬼所枉殺。案生錄當年八十餘。聽我更生。要當有依憑。方得活。又應爲君妻。能從所委。見救活否。馬子答曰。可爾。與馬子尅期當出。至期牀前有頭髮。正與地平。令人掃去。愈分明。始悟所夢者。遂屏左右。便漸額而出。以次頭形體皆出。馬子便令坐對榻上。陳

說語言奇妙非常。遂與馬子寢息。每戒云。我尙虛借。問何時得出。曰。出當待本生。日尙未至。遂往廐中。言語聲音。人皆聞之。女計生日至。具教馬子出己養之方法。語畢拜去。馬子從其言。至日以丹雄雞一隻。黍飯一盤。清酒一升。醱其喪前。去廐十餘步。祭訖掘棺。出開視女身體。完好如故。徐抱出。著氈帳中。惟心下微煖。口有氣。令婢四人養護之。常以青羊乳汁。瀝其兩眼。始開口。能咽粥。積漸能語。二月持杖起行。一期之後。顏色肌膚。悉復常。乃遣報徐氏。上下盡來。選吉日下禮聘爲夫婦。生二男。長男字元慶。嘉禾初爲秘書郎。小男敬度作太傅掾。女適濟南劉子彥徵。乃延世之孫。一則重諧。故劍一則新締。良緣而皆出之。泉下人不知。今之科學家。亦有以解此否也。

巫詛董仲舒不驗

近時催眠術。施之意志強者。多不驗。風俗通。武帝時迷於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數以爲言。武帝欲驗其道。令巫詛仲舒。仲舒朝服南面。誦詠經論。不能傷害。而巫者忽死。

鬼神明寃之例

中夏書史。好記鬼神明寃之事。搜神記云。漢九江何廩。爲交州刺史。行部到蒼梧郡高安縣。暮宿鶴奔亭。夜猶未半。有一女。從樓下出。呼曰。妾姓蘇名娥。字始珠。本居廣信縣修里人。早失父母。又

無兄弟。嫁與同縣施氏。薄命夫死。有雜繪帛百二十四匹。及婢一人。名致富。孤窮羸弱。不能自振。欲之。傍縣竇繪。從同縣男子王伯賃車牛一乘。直錢萬二千。載妾并繪。令致富執轡。乃以前年四月十日到此亭外。於時日已向暮。行人斷絕。不敢復進。因卽留止。致富暴得腹痛。妾之亭長舍乞漿取火。亭長龔壽操戈持戟。來至車旁。問妾曰。夫人從何來。車上所載何物。丈夫安在。何故獨行。妾應曰。何勞問之。壽因持妾臂曰。少年愛有色。冀可樂也。妾懼怖不從。壽卽持刀刺脇下。一創立死。又刺致富亦死。壽掘樓下合理。妾在下。婢在上。取財物去。殺牛燒車。車缸及牛骨。貯亭東空井中。妾旣寃死。痛感皇天。無所告訴。故來自歸於明使君。廠曰。今欲發出汝屍。以何爲驗。女曰。妾上下著白衣。青絲履。猶未朽也。願訪鄉里。以骸骨歸死夫。掘之果然。廠乃馳還。遣吏捕捉。拷問具服。下廣信縣。驗問與娥語合。父母兄弟悉捕繫獄。敝表壽常律殺人。不至族誅。然壽爲惡首。隱密數年。王法自所不免。今鬼神訴者千載無一。請皆斬之。以明鬼神。以助陰誅。上報聽之。然罪人不孥。中夏舊制。以明鬼神助陰誅爲名。而駢誅全家。失祥刑之旨矣。

別錄

樹蔚



國壽錄

吳縣潘氏鈔藏本(續)

京畿道御史祁彪佳傳

祁彪佳。字世培。號虎子。浙江紹興人。壬戌進士。歷京畿道御史。與諸大臣定策南都。先是甲申四月廿一日。南都始聞大行皇帝之變。彪佳從魏國公弘基。誠意伯孔昭。兵部尙書可法。鳳陽總督士英。與九卿科道等官。慟哭於奉先殿。因告立君復仇之意。集議以親以序。惟故福藩嫡長子。史可法等。遂迎駕於淮安。百官迎駕於儀真。監國從水西門入。謙讓不敢當。避御路。過殿陞步。謁奉先殿畢。時靈璧侯湯國祚。奏對微激。兵部侍郎呂大器。以爲非對君之體。彪佳復正色奏紀綱法度。爲君國子民之本。尋又奏蚤頒大號。敬天法祖等事。皆中興良謨。監國虛懷納之。羣臣行四拜禮退。議登極監國次第。咸謂仰窺睿意。必欲發哀誓師。曉然示天下。以討賊大義。而後正位。時雖鑄監國寶。而大臣仍面奏勸進。監國固辭。彪佳與劉孔昭。又謂令旨先受監國之請。其名極正。賢德益彰。旣可以表示謙讓。海內聞之。皆知監國無因以得位之心。俟發喪。擇吉登大寶。布告天下。爲當議乃定。於是進史可法。高弘圖。馬士英。姜曰廣。王鐸。皆東閣大學士。而以張愼言爲吏部

尙書周堪廣爲戶部尙書。彪佳奉赦諭安撫江南。監國於十五日卽皇帝位。因設四鎮黃得功、高傑、劉澤清、劉良佐等於江北。而彪佳開府蘇州。督練士馬。踰年清陷南都。彪佳已久罷家居矣。潞王舉杭州降清。清重彪佳素。東案素下疑脫一字折節聘之。彪佳作書謝不應。留遺語於家。曰：時事至此。論臣子大義自應一死。凡較量於緩急輕重者未免雜以私意。試觀今日是誰家天下。尙可浪貪餘生。況生死且暮耳。貪且暮之生。致名節掃地。何見之不廣也。雖然一死於十五年前。一死於十五年後。皆不失爲趙氏忠臣。深心達識不在於溝壑自經。若余涇涇小儒。惟知守節而已。前卻聘一書自愧多此委曲。然雖不敢比蹤信國。亦庶隨壘山後塵矣。臨終有暇書此。繫以一詩。質之有道。詩曰：運會厄陽九。君遷國破碎。鞞鼓雜江濤。干戈遍海內。我生何不辰。聘書乃迫至。委贄爲人臣。之死誼無二。光復或有時。圖功審時勢。圖功爲其難。殉節爲其易。我爲其易者。聊盡潔身志。難者俟後人。忠義應不異。我家世簪纓。臣節皆罔替。幸不負祖宗。豈爲兒女計。含笑入九原。浩氣留天地。其卻聘書未及錄。時清得書亦不甚強。尋髡首。令下。彪佳曰：此其時矣。遂獨往西施山別業。夜辟人。跌坐水中而化。旣死體猶不解。或曰：彪佳崇信佛事。故生死尤脫然云。

贛督萬元吉傳附唐周慈

萬元吉。字吉人。南昌人。辛未進士。性愷直。流賊張獻忠殘楚地。元吉以推官監兵備辛。苦身止隨一僕。不通家書五六年。弘光中奉命督守南贛。清兵陷城。死之。

便記中有唐周慈一則。下註附元吉傳。今彙錄傳後。標題下所註。則竊取其義而妄增也。

唐周慈。字穉化。永州諸生也。萬元吉初爲永吉司理。與善。及元吉守虔。周慈重繭從之。題授別駕。城破卒。

詞林徐汧傳

徐汧。字九一。號勿齋。蘇州吳縣人。戊辰進士。授詞林。歷官有重望。乙酉。清兵下吳。薙髮令下。汧潛至虎邱小武當山。浜。半夜起。不使童僕知。赴水死。

監察御史金公傳

金聲。字正希。歙縣人。戊辰進士。授詞林。壬午。清兵入關。聲自請改銜。堵禦都城之外。無功。解綬居鄉。練兵守徽。流寇張獻忠聞風。不敢窺其境。弘光時。馬士英秉政。其凡卒較。號曰馬兵。所過殘掠。無遺存。百姓積畏恨。馬兵嘗奉調過徽。聲戒嚴。不得入。縱擾。典者惡聲於士英。士英銜之。嗾中聲逮聲。已有爲曲解者。延未結。乙酉五月。清兵陷金陵。聲部甲士數千。與徽司理溫璜協守。力相持。

數月初。聲與同鄉黃澍善。讀澍文。益奇之。及澍以御史監軍七省。入南都。與士英爭殿上。幾欲奪
陛。槩奮擊士英。澍內義澍所爲。聲亦益服澍。乙酉四月。以左良玉兵東下。爲檄清君側。誅士英及
阮大鍼等。論者以爲士英輩宜誅。不甚求犯闕之罪。聲猶信澍也。朝廷撤靖南侯黃得功之師。西
防池太一帶。北備疎。清兵迺以五月渡長江。澍之繇矣。良玉卒。子夢庚以其衆歸清。澍亦附清得
用事。清兵南下。澍微服夜入城。通聲。給聲曰。吾所以苟活清軍中者。欲以有所自力。聲以爲古亦
有僞降。終反正者。且善澍。平日弗疑。與密約。澍迺以清兵入。縛聲。至南都。途中題詠盈篋。洪內院
欲降之。使剃髮。然後入見。聲僞曰。既見而後去髮。擬爲不恭之語。恣唐突。以快己意。意稍露。遂不
令入。謁置於法。有某友與聲交最善。聲既逮。某隨一路唏噓。且極調護。奔走臨刑。友請同負刃。曰
吾誓不令聲獨死。清人欲縱之。曰。吾亦起義罪人。若生復多事。不如死。因亦被害。

職方司員外何剛傳附施鳳儀

何剛。字慤人。生雲間。性堅毅。工文章。時東南風氣。雲間最博雅。而剛尤稱通敏之士。讀書尙有用。
松江知府方嶽貢被逮。剛扶持至都。因受兵部主事。多所建議。不用。甲申五月。既設四鎮。而史可
法以閣部監之。屯揚州。剛陞本部員外。督水師於白楊河。時城中誤以爲黃得功援兵至。開門納

清兵盡屠舊城。可法走死。剛投井中自盡。時施鳳儀守便義門，亦爲清兵所殺。

原本剛投井中自盡下，尚有而同事死者。又爲監軍吳爾燠。爾燠字吹伯，又吳之屏也。中癸未進士。國變爲李自成所虜，不克死。受李僞職。既逃歸，悔之，斷一指，誓必報國。閣部史因疏薦之。保其無。以兵部主事監河南軍。河南陷，奔還依可法。揚州陷，不得從。可法自縊死一段，後塗去，改入施鳳儀附錄以俟。

吏部主事黃公傳

黃端伯字元公，號海岸，江西新城人。戊辰進士，爲吳磊庵門下士。文章有正氣，初授杭州理官，醜潔剴惻，信筮卜，設課筴案上，理重獄，有疑輒望空禱之，引筴得天幸者爲平反，然亦無甚枉出入。性好佛，赴經山，東案經當作徑，徑山在餘杭。就教雪亭，便剃度，雪亭摩頂曰：且留兩鬢在。黃和尚行不免出山。

授衣鉢，端伯自以爲得之。茹素放生，座上大率皆衲子，而杭有四十餘不報之獄，斷然入其罪，顧非純任姑息者。分闈得陳潛夫等，應南闈得蔣鳴玉等，皆名節士，憂去。弘光中，特疏益王不謹，後必難問，以閩鄭芝龍有婚姻約，相爲用，矯必自制也。已知鄭之不純矣。擢吏部主事。乙酉五月，清兵越長江，輔臣錢謙益與勳臣趙之龍等，以天命在清，勤郊迎。十三日，清豫王入城，次日設朝，故廷臣之附清者得召見，以爲樂。端伯高臥不往，牽掖至廷，彊立不肯，一屈膝見廷中多勝國舊臣，迺謾罵曰：吾所以緩須臾死，正欲快賞。今日諸公好面孔耳。訊者曰：弘光何如主？曰：堯舜之主，棄

天下如敝屣。然則馬士英何如臣。曰。社稷之臣。未嘗事二君。終以語刻毒見害。

禮部主事吳景夏傳

吳景夏。湖州人。祖某。以乙榜仕。至按察司僉事。父訥。如世清白。祖年八十餘。猶善飯。乙酉。金陵陷。歎息累月。意忽不欲生。閏六月。聞各路兵起。呼景夏。諭曰。吾老矣。不任汝方壯。可以馳驅。吾世食祖德。忍遽割去。且汝亦念所自乎。爲人臣子。當何若。讀書不但作文字已也。景夏許諾。猶重發。祖乃引綬。自縊。曰。吾先以身殉先帝。若不舉。爲不孝矣。景夏遂與金鎰等共起。復湖州。守兩月。力不繼。尋陷。清將金士瑜縛景夏。責贖金。不與。至抄其家。景夏憤嚼舌死。

兵部主事王公傳

王道焜。字昭平。仁和人。父乙榜。爲廬州府同知。蒙世澤。道焜性疎達。經史而外。亦精謳理。嘗故雜梨園子弟。中博笑爲樂。天啟辛酉。畢闈事。計明日曉揭榜。是夜與子弟精演西廂劇本。恐不得意。聊用解嘲。天黎明。報至。中首經。尙著髭髻登場。徘徊不肯去。曰。待畢草橋夢。又曰。今日夢醒。又復入夢矣。時衆奪之去。不得已。卽以戲具中袍履赴宴。謁主司。一時傳爲風騷。久不第。就選。治有聲。初授南平知縣。以邵武府同知家居。訓其子均。亦登壬午賢書。弘光中。加兵部主事銜。乙酉。

五月清兵南下。城中士大夫聞蘇嘉望風附。咸避山谷。惟輔新運者朱圖隆爲清平湖知縣。吳佩爲嘉善知縣。彭萬里爲山陰知縣。張堯揚爲海甯知縣。朱永祚爲烏程知縣。沈希畢爲新城知縣。唐士晟爲武康知縣。陳之杰爲海鹽知縣。共十七人。而諸生顧鳴彪爲杭州知府。洪秉銓爲嘉興同知。時道焜旣避武康山。嗣索急。迺出故居。闔門而已。清邏者至門。乃使人謂曰。道焜老病且死。必欲見道焜。輿櫬來也。繼責其子均急。道焜曰。吾兒爲清百姓則可。若一謁得高官。非望也。遂計匿均。均欲引訣不肯。道焜曰。清邏者再至。我有法遣之。明日有登其堂呼均者。則道焜已自殺。屍橫地。衆愕去。以狀還報。因不深求均。妾氏出青樓。亦以死殉道焜。

行人陸公傳附兄折弟壻

陸培。字崑庭。錢塘人也。父運昌。甲戌進士。授吉水縣令。有文名。爲東林所推重。培博記好奇字。爲文多難識。以美言致譽。己卯舉於鄉。豫章文德翼奇其才。大座帥危培不如式。德翼作狀以身保之。庚辰果成進士。然卒以奇字得達。不更爲也。授行人司行人。培自以世宦鼎族。兩叔父皆顯。恐大名難居。愈抑損韜晦。不尙趨迎。閉戶泛濫於古。斤斤無與物忤。嘗詣黃石齋坐。請其爲先人志墓。未得請。陳潛夫嘲之。以其未與東林。故又嘗作書致周鑣。薄培。培積恨。爲檄攻潛夫。然所拾皆

細。謂東林不必以潛夫爲重而已。而潛夫故嘗以舌口得罪同人。故翕然從陸。而鬪陳之同輩若敵然。乙酉六月。清兵南下。武林不守。培以家人避黃山。時故錢塘知縣顧咸建以不屈見殺。爲令益嚴。勒朝所屬諸紳士五日不至者。兵及其門。及培。培已山居矣。尋欲迹培。且曰。培不出。吾發其先人塚。培知不免。告其母夫人。裘以他故出。半道。作書還遺母曰。兒不自意得陟科目。其自癸未。兒非母有甯自潰亂以傷先人砥礪之意。有兩弟可慰。天年。譬兒夭折。或襁裸不育。天下亦有此事。兒從先帝意。適勿以爲不幸。時家人伺密不肯去。因下拜。母彊我生。遂自縊。樹縊不急。又令家人牽洩。再三。迺至死。遺屬陳尸通衢。以絕清之跡。培者。且毋令騷山中。驚吾母。有絕命詩二首。陳潛夫爲感其誼。請卹於魯監國云。兄圻。字麗京。棄家走江東。復走閩。復爲緇流。捨身天台。弟培。字梯霞。棄諸生。爲賈贍母。嘗背負培孤子女。避難百里外。

御史凌公傳附提學蔡鳳監軍吳汝奇從子潤生

凌炯。字龍翰。歙人。丙子鄉薦。南雍。時以磨勘不合科部意。黜之。留寓京師。從李括蒼建爲幕賓。凡著作多出其手。時同官競嘉歎括蒼所爲。建曰。吾友故人。被黜。凌龍翰所代作也。以奇不容於時。衆駭服。爲合疏請。凡被黜而可疑者。得一例登殿階覆試。時俯伏。援筆應詔。風雨驟至。傷濕卷本。

類不得上。得上者四人。皆敏捷驚世。風雨所不及者也。凌稱旨第一。明年癸未。登進士。授翰林庶吉士。甲申。寇犯三輔。建請題東案當師出禦。乞炯參軍。詔許之。既接戰。建敗。失所在。炯保殘軍。固守。三月。京都陷。炯顧其所部。僅五百人。不足勤王。迺駐臨清。遏南下者。時吳三桂以清兵逐李自成。自成潰遁。而賊所預授諸僞官。猶各廉其治。爲李守。炯乃歛城中賈積。又得敢死士五百餘人。合前千人。僞迎謁自成。所遣兵道某於隘。殺之。乘勝追戮州縣僞官數人。上捷南都。朝廷以爲能。擢巡按御史。代陳潛夫按河南。乙酉三月。總兵許定國以清兵反攻河南。炯駐歸德。提督各鎮兵。十九日。有李際遇以清四騎潛入城。欲招蕩寇鎮王之高。之高懼。夜與興平鎮李仲興遁去。次日。圍城急。炯呼與戰者不可得。愕。急懸賞。欲令百姓城守。而知府薰庭知縣吳斬忠。初名吳偉者。竟開門納降。推官張嶺。知縣陸鳴鼇。遁去。炯爲所執。時同被執者。提學御史蔡鳳。監軍吳汝奇。就訊。炯不跪。正色無一言。清人加其忠義。欲降用之。不相逼。鳳與汝奇抗辭。觸不屈。見殺。使人伺守。炯軍中多餽遺。炯盡卻不納。廿一日夜半。與從子潤生痛飲。各賦詩繫要帶。有艱難歷盡誠徒然。謝世長歸碧落天之句。又有事親無術。事君無才等語。因作書留遺清豫藩。曰。炯世受國恩。不克有濟。天平人乎。日昨不急就裁者。猶爲封疆人民起見。今勢已不可爲。正炯從容赴義之日也。惟願

貴國一存初心。永敦鄰好。大江以南。不可進窺。茲與從子潤生相從地下。以報先帝。貴國隆禮。一切不敢私受。以愧天下後世人臣之懷二心者。絕筆不文。伏祈炤宥。乘伺者熟睡。各引縊於帳中。清令歸德府棺斂。葬察院衙門中。

通

訊

駿

志



通訊輯錄

四川灌縣旬期講學會來書

旭初執事道席。虞夏既沒。忽焉泊今。學海蜚羣。神州宿莽。方斯時也。人有奇嗜。家懷異端。侈新者益新。竺故者彌故。亦科亦哲。唯物唯心。九流之所不該。七略之所不備。雖陰陽燥溼。五方材性。不齊。橘櫛檀梨。異味而皆可口。亦曷其術之分裂。學之龐雜也。東嚮瀛壖。莫辨涯涘。入山迷徑。乍悟循流。則當世有太炎其人。實日暮之所期。爲生民之先覺。總攬羣術。直晤義文。訂孔墨之是非。竅東西之名實。採摭內典。釋齊物於子休。輯錄方言。續輶軒之墜緒。清代學術。與亭林爲始終。民國大師。視休寧尤震撼。力排衆議。砥柱中流。嘉惠後來。垂聲木鐸。馳望通國。譚藝所歸。孰不秉鈞。誰能棄穀。受其陶鑄。便作顏回。青出於藍。或聞李謐。固已籍榮仲尼弟子。傳美大人先生者矣。敝學會雖在西陲。久隨雅化。蓋其會友多由四川國學院卒業。曾請益於名山。井研芸子。旣量諸先生。講席燕居。間聆太炎壇宇。高山仰止。懷慄難伸。暨讀章氏叢書。頗符宿願。究心旣永。爰得塗程。憾不登堂。僅從取徑。今執事與先生又有華國月刊之關。諗知四維已撤。六藝無修。文不在茲。明何

由出。作易者其有憂患。知我者其唯春秋。同人等郵訂此書。誦惟恐後。未完一卷。輒望其餘。祇惜數墨循行。載求聲臭。未容識面。夢見無因。所謂羹牆。殆同嚮壁。然猶冀一穿巫峽。得過潯陽。生辭萬戶之封。願禱荊州之識。而無如其不能也。執事若爲代啟先生。惠頒尺照。一幀郵及。兩地誠通。供香花於藝林。與晨昏而晤對。是亦坐以待旦。見賢思齊之藉耳。倘載之月刊。列入插圖。則其惠益鈞。更所銘臆。(下略)四川灌縣旬期講學會同人敬上。

按此事已得章先生許可。當以最近影像。印登本刊第五或第六冊中。

記者識

吳檢齋來書

太炎先生鑑。昨上書論尙書事。陳義短淺。尙乞示復。蜀人白堅。近得晉人手書國志殘卷八十行。楷法精妙。猶有章草遺規定。非隋唐以後人所能爲。卷中同異甚多。大司農作大農。大構于蜀。作于平。尤爲鉅異。承仕展轉得其一紙。既校一過。卽以奉寄。或可印入華國公之天下。更爲有益。敬候起居萬福。弟子承仕白。

按國志殘卷影片。已載入本冊圖畫類。

記者識

徐仁甫來書

旭初先生有道。末學紛馳。國故日衰。年來得大刊振起之。甚休甚休。學術中尊箬法言疏證別錄。尤所欽佩。辨解引證。誠有如先生所謂如晦之見明。如析符之復合者也。私意不止識其義訓精美者。更欲窺其全豹。故於先生別錄。欲其繼續載出。不至中斷。而於袞父先生之原書。尤望示以發行之所。及售價若干。俾得購閱。亦先生宣布之初意也。專頌撰安。徐永孝頓首。

東案法言疏證別錄。本是學時偶貢所疑。非云箬述。過承推許。適滋慙慙。暇時檢校。再當續成。至疏證原書。坊肆未有寄讎。已詳答陳君柱尊書後矣。本刊第一期



餘

興

星

伯



小慧錄

寅君

丹徒陳善餘先生慶年博洽經傳。文章爾雅。而不能爲詩。性喜滑稽。南皮張文襄督鄂。延主講兩湖書院。文襄嗜詩鐘。嘗集諸文士。昕夕鬪句。或至廢事。先生弗善也。一日語其友汪袞父曰。余亦能爲詩鐘矣。遂朗誦云。竟有死人能。隲去聲起市井語以人煙筒也。歲暮袞父爲余述之。不覺噴飯。

袞父又述先生作重修地藏王廟楹聯云。居然舊廟重修。把天眼撐開。看信女齊來稽首。只怕新官到任將地皮括盡。問大王何處藏身。其諷達多類此。

海州許鼎霖字久香。以辦實業著聞。文襄偶得句云。煙靄御鑪許久香。賓佐莫能屬對。久之文襄得書一緘。啟視則圖陳秘戲張之洞七字。亦諛而虐矣。

光緒中京師輕薄子。有以時人名作無情對者。如張之洞對陶然亭。黃體芳對烏鬚藥。烏拉布對北語以排蠶吐絲。洩洩爲拉也額勤和布對身披道袍。以道士對或腰圍戰裙。烏拉喜崇阿對鴻飛遵遠渚。巧思綺合足令聞者解頤。肅親王善耆性敏捷。無所不狎侮。一日在太學堂語提調張小圃鶴齡云。

我於君名得巧對矣。詢之則放狗屁也。張云然則王名何對。王應聲曰惡少。一時傳爲笑談。宣統初京師設資政院。各省議員雲集。肅邸又用諸人名作對。其工者如雷奮對電流。高凌霄對下得海。籍忠寅對書馱子。陸忠輿對貳臣傳。易宗夔對喪家犬之類。後新選西藏議員有名醋爾陳木者。或請屬對。邸沈思有頃。曰得之矣。油之麻花。油之麻花者。京師土語。破爛垢膩不堪貌也。

又相傳以岑春煇對川冬菜。陸鳳石對山雞絲。李柳溪對荷蘭水。湯蟄仙對油燂鬼。均妙絕一時。近又有以黃膺白對綠牡丹者。可云極工。或問梅蘭芳當何對。余曰可對葱蒜臭。合座闕然。唐突西施。吾知過矣。

無情對之佳者如樹已半空。休縱斧。果然一點不相干。已膾炙人口。近或以公門桃李爭榮。日對法國荷蘭比利時亦渾成之至。

第二期第三冊校勘記

學校大法論第七頁第三行王安石。誤安右。

唐寫本尚書舜典釋文箋第一頁第六行及第九行梅賾。並誤作頤。又第八行別錄。誤緣。又第三頁第九行程廷祚祚。字。示。旁。誤。作。衣。旁。又第十一行古使字。誤作事。又第五頁第一行梅賾。亦誤頤。又第六頁第十行故曰文祖下鈔奪。「第三十六條經文」小注七字。又第七頁第十一行音義之作非所克堪二句音義。誤義。非。非。所。誤。文。所。

荀子正名篇詁釋第四頁第十一行今日。誤今日。

刑律平議第五頁第十一行強。索。錢物。誤。倒。作。索。強。第十二頁第十行合於禮俗。合。誤。爲。

佛學叢論第一頁第十行究唯識理識。誤識。又第三頁第一行阿賴耶識識。誤識。

文錄第六頁第一行荀子勝言禮荀。誤筍。

詩錄第六頁第八行風日。好。誤。倒。作。好。日。

明餘雜詠第三頁第三行陳嬰母。誤母。又第九頁第二行成棟。誤棟。又第十一頁第十三行

四。愁誤西。愁 又第十三頁第五行及第十四頁第十行慈谿。並誤作豁。 又第十七

隆。武誤陵。武 又第十八頁第六行天壇誤津。壇

鉛槧餘錄第三頁第五行酒能能。誤於。 又第六行萬里誤葛里

第二冊校勘記第一頁第七行祗。從氏不字誤作祗。 又第二頁第四行犄角上脫。 一行字。